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宋 文 鑑

(六)

呂 祖 謙 註 次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宋 文 鑑

(六)

呂祖謙詮次

國學基本叢書

宋文鑑卷第三十七

誥

韓通贈中書令

劉敞

王贄授殿中侍御史

王禹偁

登州黃縣尉東方辛可密州司士參軍

歐陽修

任守信可遙郡刺史依舊鄜延路駐泊兵馬鈐轄

歐陽修

前杭州司理參軍范袞可衛尉寺丞

歐陽修

前知彰信軍節度判官褚式可太子中舍致仕

歐陽修

虞部員外郎呂師簡可比部員外郎

歐陽修

潁州推官江揖可大理寺丞

歐陽修

進納人空名海詞

歐陽修

著作佐郎張去惑可祕書丞

歐陽修

永興軍節度推官董士廉可著作佐郎

歐陽修

內殿崇班郝質可內殿承制

歐陽修

開贇胡元並可內殿承制

歐陽修

喬察可靜難軍節度推官知隴城縣

歐陽修

試助教郭固可寧州軍事推官

歐陽修

范仲溫可台州黃巖縣尉

歐陽修

史館書直官潘宗益可梓州司戶參軍

歐陽修

內殿崇班李允恭可內殿承制

歐陽修

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簽署渭州判官事

歐陽修

秦州興化縣主簿朱思道可衛尉寺丞

歐陽修

京西轉運按察使杜杞可直集賢院充廣西轉運使

歐陽修

河北都轉運使張昷之充天章閣待制三司戶部副使

張方平

前秀州崇德縣尉左惟溫可澠水軍錄事參軍

劉敞

張鑄可光祿卿致仕

劉敞

無爲軍錄事參軍馬易簡可太子中舍致仕

劉敞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涇原路經略使王素可諫議大夫

劉敞

太子中舍通判衡州張兌可殿中丞

劉敞

李育可著作佐郎許林宗可大理寺丞

劉敞

皇姪右監門衛將軍克孝妻某氏可封仁和縣君

劉敞

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高陽關路駐泊兵馬鈐轄時明可文思使

劉 敞

宰臣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韓琦奏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監主簿

劉 敞

內殿崇班唐詢可內殿承制

劉 敞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觀可大理寺丞常州團練推官沈披可衛尉寺丞

劉 敞

歐陽脩可禮部侍郎宋祁可尙書左丞范鎮可吏部郎中王疇可右司郎中宋敏求可祠部員外

郎並依舊職任

劉 敞

參知政事曾公亮可加正奉大夫進封開國公

劉 敞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

劉 敞

權郴州軍事判官楊永可右贊善大夫致仕前岳州平江縣張正己可大理寺丞致仕

劉 敞

韓通贈中書令

劉 敞

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周故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定交霸府。委質前期。荷戈共歷於艱貞。錫壤迭分於戎律。朕以三靈睠祐。百姓樂推。言念元勳。方疇異渥。蒼黃遇害。良用撫然。追升浴鳳之池。式表潛龍之舊。

王贊授殿中侍御史

王禹偁

故事御史府三院轉遷各有月限考績之命異于他官國朝以來不用此制必因行慶方得敘遷其閒才行有聞爲衆所譽者不時而授人以爲榮具官王贊本以懿文輔之通識自登憲署繼領詔條絜己愛民所在稱理司漕運者奏其課執風憲者舉其才受代南康陛見與語宜從改秩用以勸能勉荷寵光勿渝素履

登州黃縣尉東方辛可密州司士參軍

歐陽修

朕以信示天下而以祿報有功今爾辛緣死事而命于官然按察者糾失職而來有請按察吾所詔也不從則不自信念功吾所急也不報則無所勸焉是用易爾散秩優爾俸祿免爾吏責俾爾自安庶幾使吾信賞並行而不失

西京左藏庫使內侍省內侍押班任守信可遙郡刺史依舊鄜延路駐泊兵馬鈐轄

歐陽修

國家自靈夏不賓邊隅多警議者率以謂用兵之道任將宜專恩信不久則無以得士心山川不習則不可圖勝筭自兵宿于野久而無功此殆將帥數易之患也苟有能者無遽奪焉以爾具官任守信選以敏材臨于戎事肅軍捍寇宜力有聞遽以飛章自言滿歲顧久親於矢石豈不念於勤勞然而士卒之樂旣汝安夷狄之情惟汝熟雖欲代汝實難其人所宜旌以郡章仍臨舊部體茲委寄服我茂恩

前杭州司理參軍范袞可衛尉寺丞

歐陽修

朕觀兩漢名臣多或出於丞史小吏非夫丞史之能出名臣也乃知古雖吏屬亦必選用賢材焉今中書

丞相之職。比古公府曹掾之制。吏員已爲簡闕。欲任其事。豈不擇人。故詔銓衡。俾其慎選。具官范袞。有司來上。以爾爲材。進爾諸丞。往率乃職。古人可慕。無自怠焉。

前知彰信軍節度判官褚式可太子中舍致仕

歐陽修

昨按察者言爾事有迹。而爾方以老自請。吾屈言者不究。而進爾以秩。全爾之歸。吾之欲成人之美。而不欲成人之惡如此。汝其休矣。知我之仁。

虞部員外郎呂師簡可比部員外郎

歐陽修

國家嚮因寡兵。特立賞格。俾勸勤者。速於集事。而議者皆患應募之卒。雖多而難用。豈夫訓練之未至。將由簡閱之不精。然而號令重於己行。賞罰貴乎存信。今有司按籍言爾當遷。往服新恩。其思實效。

潁州推官江揖可大理寺丞

歐陽修

朕思與多士共寧庶邦。而賢豪材美之人。或自沉於幽遠。與夫懿節茂行之韞于中。而未見於事者。吾皆不得而徧觀焉。故以舉類之科。而爲官人之法。今舉者言爾行可稱。命爾新恩。以期後效。

進納人空名海詞

歐陽修

官者所以治人。而非以假人之器也。朕閱西人之勞。而欲紓其乏。有出其私以佐吾之用者。是亦有益於吾民。俾命于官。所以示勸。爾其往矣。服我茂恩。

著作佐郎張去惑可祕書監

歐陽修

國家設官之法。患乎巧僞干譽者之難止。故考績之格。三載而一例遷。所以使沉實守正之人。得以自進。

及其弊也。庸人希累日之賞，而賢者不能自別。故又增舊法，稍欲因舉類，而求能者焉。惟爾之材，世所稱美。夫累日而遷，非爾志。干譽而進，不可爲。惟思厥中，務廣其業。

永興軍節度推官董士廉可著作佐郎

歐陽修

自古奇偉之士，因時立功，而名在竹帛者，率皆不以細文常行責其備。蓋於其大者，人有所不能者焉。惟爾少而好奇，不徇小節，喜從兵事，思奮其材。今積久錄勞，蓋從請者。若夫異賞待爾有爲。

內殿崇班郝質可內殿承制

歐陽修

夫被甲馳馬，出而與敵周旋于原野，擐旗斬馘，歸而與士卒數俘獲于軍中，量功較計，蒙褒被寵，進而受賞于朝廷。此將帥之事也。豈不榮且樂哉！戰之功有小大，國之賞有重輕。膺此茂恩，更期後效。

龍衛指揮使开賀拱聖指揮使胡元並可內殿承制

歐陽修

朕之勁兵銳將，戍于邊者，不可勝數。惟爾能以武勇出乎其間。方吾思得猛士之時，吾之大臣以爾來上。高爵厚祿，爲爾等而設也。往其勉矣。吾將觀汝之能。

秦州觀察支使喬察可靜難軍節度推官知隴城縣

歐陽修

夫吏之不能稱職者，或謂數易使之然。今爾嘗佐於州，就臨屬縣，其上下政令之便，及土風民俗之所安，皆所習知，可以爲治。將觀汝績，無替其勤。

試助教郭固可寧州軍事推官

歐陽修

自邊陲用兵，而天下游談之士，趨時蹈利者，吾非不知其濫。而未始怠焉者，冀必有得於其間。惟爾之能。

乃其素學。夫學有實者。詰之不窮。而推之可用。嘉汝施設。精而有條。慮變適宜。將觀汝用。

范仲温可台州黃巖縣尉

歐陽修

爾弟仲淹。參吾大政。方欲輔朕。平賞罰。推至公。以修紀綱。而正庶位。爾今所任。有土與民。惟過與功。則有賞罰。爾勤厥職。可不戒哉。

史館書直官潘宗益可梓州司戶參軍

歐陽修

給事有年。其勞可錄。宜命以秩。俾旌厥勤。凡爲有司。惟久則習。尙安乃職。以謹克終。

內殿崇班李允恭可內殿承制

歐陽修

朕惠州縣之吏。不職者。不能禦姦禁暴。而憫吾民罹於賊盜。故於捕盜之吏。推賞尤厚。非以爲私。蓋有爲也。今爾之請。自陳其勞。方吾以賞行勸之時。惟恐不及。故加爾寵。非徇爾私。夫古有讓功不言之賢。惟爾宜慕。

彰武軍節度推官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簽署渭州判官事

歐陽修

羣材之在下者。思達其上難矣。而在上者。思得可用之材。豈爲易哉。朕頃自擇能臣。使舉其類。而洙以爾充薦。今琦又以爲言。琦洙皆能體吾勞於擇士之心者。舉爾不應不慎。霈然推寵。吾所不疑。爾尙勉哉。以稱茲舉。

秦州興化縣主簿朱思道可衛尉寺丞

歐陽修

夫廉爲吏之一節也。今保薦之法。惟以受財爲同坐。則待夫能吏。豈盡其材。爾其奮厥所長。思有所立。不

獨守夫一節而已焉。

京西轉運按察使虞部員外郎杜杞可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充廣西轉運使 歐陽修

自一隅用兵而調發輸役之繁無遠不及況廣東西之路於東南尤爲遠者而吏多不良吾之疲民既有賦歛之勞而今罹盜賊之患吾一慮及爲之惻然凡與吾憂國者豈遑暇於安居哉汝爲吾往其可憚勞吾又嘉汝名臣之後好學博文尙有榮名以爲汝寵凡吾寄汝之事繫汝之材吾惟責成爾可自勉

河北都轉運使工部郎中張昱之可兵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三司戶部副使 張方平

唐自開元以還王室多故行在之所不能備官而從軍興之期顧多應卒之事爰從權便置諸使而天下庶政始不歸於尙書省今之會府乃在三司蓋自中臺至于寺監之務凡關出納無不總者故建其長以治要立其貳以治凡設其考以治目以言乎三司之副是猶文昌之丞轄助上率下舉綱振目常出高選以贊大計具官張昱之才識器用政事風采稱于朝廷著于方面今邊候多警戎車未脫凡物力之充屈生齒之耗登職司版圖必藉精力故謀于衆還爾外臺尙悉乃心以集吾事

前秀州崇德縣尉左惟溫可漣水軍錄事參軍 劉 敞

天下無事人得養老長幼脩孝悌之行甚善而猶惡之民起爲盜賊奪攘以侵擾之郡縣所患者也汝以邑尉捕擊如律尙書條上閱閱遷爾糾曹祇服明命益思自奮

太常少卿張鑄可光祿卿致仕 劉 敞

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具官張鑄履尙夷粹足以檢俗精力強敏足以濟物而

能顧禮畏義。願上印鞞。朕閱勞以官職之煩。今聽其請。夫佚老之士。雖不輸力於朝。其矯厲風節。不亦過絕。保祿持寵。不知止者乎。俾列九卿。以榮其歸。祇若休命。思底終譽。

無爲軍錄事參軍馬易簡可太子中舍致仕

劉敞

控搏祿利者。至於遷籍。損年飾貌。匿衰以緩退休之期。爾齒未耄。仕無缺行。能決於去。庸非廉乎。自下郡掾升東宮屬。歸安鄉閭。足爲榮觀矣。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涇原路經略使王素可諫議大夫

劉敞

朕臨御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乂安。元元蒙福。而往者戎狄窺間。緣隙時入。爲暴患。皆在守圉之臣。文不能附衆。武不足威敵。使貪暴之民。震驚朕師。具官王素。假節剖符。居邊三年。內鎮撫百姓。外教戰士。令行禁止。惠于鰥寡。爰及疆外。羈縻之虜。咸懷服集。不失朝貢。中國以安。朝廷益尊。此蕃衛之勳也。詩不云乎。大邦惟翰。其議遷秩。升于諫列。以慰吏士。出車東山之思。

太子中舍通判衡州張兌可殿中丞

劉敞

郡有倖貳。關決衆務。所以優民事。示重慎也。俗吏不察大體。而矜勢怙權。以爭重輕。吏民反苦之。甚非朝廷意。爾居職自若。奏課亦善。通籍循省。以疇歲勞。方天之休。其勗哉。

前邠州觀察推官李育可著作佐郎前趙州軍事推官許林宗可大理寺丞

劉敞

古之禮。珪璋特達。而璧琮有藉。寶非不同也。所從用之異。豈唯寶哉。士亦宜然。育用文學進。有以自見。林宗。繇吏材選。稱於知己。夫蓬丘圖書之府。廷尉法理之本。往爲之屬。各踐爾位。思所以報。毋墮而守。

皇姪右監門衛將軍克孝妻某氏可封仁和縣君

劉敞

常棣之詩其輯之亂曰宜爾家室樂爾妻孥知其爲治內之本也今夫宗婦則有湯沐之邑封君之號此其所以稱宜且樂不亦光大章顯乎其官克孝妻某氏憑慶良奧作嬪懿近柔靜之操足儀閨壺莊肅之風能承祭祀俾疏列壤且擇令名尙無懈於夙夜思能對於休寵

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高陽關路駐泊兵馬鈐轄時明可文思使

劉敞

執干戈典兵馬之臣當以戰多勇功受賞於朝而但累歲月計資考以此取高位壯士之恥也然今天下乂安士無所試其能故偏裨將帥例以恩進遷爾使列以觀衆效爾亦毋謂易而得之因易以守之蓋亦竭節顧義思所以報國者乎

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韓琦奏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監主簿

劉敞

曩者朕親祀清廟推恩延賞而大臣得薦其門下之士置之仕籍今丞相以常等聞夫與我陶冶萬物長育人材者非丞相歟何惜一命以慰士大夫之望其慎所履毋辱已知

內殿崇班唐詢可內殿承制

劉敞

邊吏欲其奉法守職以安吾民而不欲其徼功興事以撓王略也故歲滿無負者輒遷其秩爾有治狀協于賞格進承制命無隳常守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觀可大理寺丞常州團練推官沈披可衛尉寺丞

劉敞

昔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材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今州郡從事。皆吏部旨授。然其試之臨政。而不苟察之行。已而有立。亦皆一時之選。已故吾亦且命以九卿之屬。使漸而升於朝。觀與拔也。既歷試於外。又亟稱於知己。得人之聲。庶必能勉焉。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歐陽脩。可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尚書左丞。禮部郎中知制誥范鎮。可吏部郎中。刑部郎中知制誥王疇。可右司郎中。三司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宋敏求。可祠部員外郎。並依舊職任。

劉敞

古之爲國者。法後王。爲其近於己。制度文物。可觀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持之。其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興壞成敗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故擇廷臣。筆削舊書。勒成一家。具官歐陽脩。宋祁。創立統紀。裁成大體。具官范鎮。王疇。宋敏求。網羅遺逸。厥協異同。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闕富精覈。度越諸子矣。朕將據古鑒今。以立時治。爲朕得法。其勞不可忘也。皆讎有功。遷秩一等。布其書天下。使學者咸觀焉。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亮。可加正奉大夫。進封開國公。食邑五百戶。賜推忠佐理功臣。

劉敞

朕承七廟之光。繼三聖之緒。惟慎祀時享。未足副盛德。委事有司。未足盡誠孝。故稽曠典。歷吉日。親率公卿。躬執豆籩。昭見祖宗。並受祉福。若乃哀時之對。申錫無疆。天寓之內。莫不受獲。而況一二耄老。肅雍顯相者乎。具官曾公亮。德器渾厚。智謨闔遠。予欲觀于雅頌。參元鳥清廟之詩。以追孝于前人。汝明。予欲謹

于王事。極四海九州之美。以備物于大饗。汝圖予欲時和歲豐。以薦厥嘉生。登黍稷之馨。汝翼予欲制禮協樂。以對越太室。交神人之雍。汝助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進階中朝。頒爵上公。衍食加田。勒忠甲令。使百執事。粲然皆知。輔德致治之報焉。不其偉歟。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

劉敞

自周以來。稷爲大官。今吾非廢稷不務也。而官益輕。豈居其職者。未能勉乎。具官林洙。資稟通裕。臨履修潔。擢正卿位。尙宜其事。昔乃先正。實領大農之任。以迪文考。今年穀未充。邊人望哺。爾其勤身敏行。無忝名實。於以勸稽劭民。庶有賴焉。濟爾世美。不其多乎。

權郴州軍事判官楊永可右贊善大夫致仕前岳州平江縣張正己可大

理寺丞致仕

劉敞

年至還政。典也。而貪祿者。或不能止。能止者。皆好禮者也。至於以廉自嘉者。有不待年去矣。今永也。禮而正己也。廉忽而不錄。何以慰其子弟之心。或升籍朝闈。或丞事卿寺。歸榮鄉閭。以樂暮齒。

宋文鑑卷第三十八

誥

都官員外郎邢夢臣可侍御史殿中丞沈起可監察御史裏行

劉 敞

兵部郎中張中庸可開封府判官

劉 敞

屯田員外郎胡揆除都官員外郎

劉 敞

度支郎中李碩可三司戶部判官

劉 敞

陝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傅求可右諫議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工部郎中天章閣

待制周沆可兵部郎中依舊

劉 敞

司門員外郎張鞏可開封府推官

劉 敞

曹穎叔充天章閣待制知福州

蔡 襄

張盪之可光祿卿致仕

蔡 襄

王元可右衛大將軍遙郡觀察使

胡 宿

皇姪岳州團練使英宗舊名起復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

王安石

起居舍人直祕閣同修起居注司馬光改天章閣待制

王安石

左司諫王陶可皇子伴讀

王安石

范鎮加修撰

王安石

高旦可著作佐郎

王安石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可試大理評事

王安石

沈德妃姪授監簿

王安石

磨勘轉官

王安石

王伯恭轉官

王安石

甘昭吉入內副都知

王安石

崔嶧刑部侍郎致仕

王安石

皇兄故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承簡可贈彰化軍節度使追封安定郡王

王安石

參知政事歐陽脩曾祖某贈某官

王安石

曾祖母某氏某國太夫人

王安石

祖

王安石

祖母

王安石

父

王安石

母

王安石

樞密使張昇所生母

王安石

三司使禮部侍郎田況可樞密副使

王珪

屯田郎中詹庠可都官郎中

王珪

戶部副使太常少卿燕度可右諫議大夫知潭州

鄭獬

劍南節度推官張士澄等可大理寺丞

鄭獬

皇姪右監門衛大將軍仲郃可依前右監門衛大將軍黃州刺史特封齊安郡公

韓維

穎王府翊善守太常少卿直昭文館齊恢可守尚書左司郎中依前直昭文館兼太子左諭德諸

王府記室參軍尙書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陳薦可工部郎中依前直集賢院兼太子右諭德

韓維

西頭供奉官常用之可右清道率府率致仕右侍禁李襄可率府副率致仕

韓維

台州寧海縣令魏昂可試大理評事充山南東道節推知劍州劍浦縣

沈文通

內東頭供奉官廖浩然可內殿崇班

沈文通

都官郎中楊佐可司封郎中

沈文通

都官員外郎邢夢臣可侍御史殿中丞沈起可監察御史裏行

劉敞

御史執憲毅下紀綱國體非雅亮勁正之士不足參論議廣聰明拯與景初吾所信也使之慎東厥僚必皆其人而拯也以起聞景初也以夢臣可稽之闕閱察之望譽人咸曰允哉予甚嘉之夫鑑以明故可正

容繩以直。故可形枉。毋勤小補而遺大體。毋忽近務而墮常守。事君盡禮。其可以報知己乎。

兵部員外郎張中庸可開封府判官

劉敞

京師衆大之居。其俗具五方。而諸侯所視法也。號稱難治。蓋自古記之。爲之尹者。專用擊斷。則網密俗敝。崇之以寬。則威信不立。故常擇精明疏通之人。以參其職。具官張中庸。材劇而用博。行脩而志堅。處煩決疑。必有餘裕。俾贊浩穰之政。當適寬猛之中。根本之地。爾惟欽哉。

屯田員外郎胡揆除都官員外郎

劉敞

朝廷鎮撫四夷。以綏中國。貴於息民。而不務佳兵。故常申敕邊吏。毋邀奇功。五嶺以南。蠻夷雜居。其俗剽悍。尤爲易動。而桂州一都會也。前通判軍州事。尙書屯田員外郎胡揆。承用詔旨。悉心疆事。終揆之任。怙然無虞。亦可謂善吏。能宣明威信者矣。夫守邊之患。常在見小利而不達大體。以侵迫驅奪之爲。故至大沸。貽憂吾民。則若揆者。不可以不賞也。稍增其秩。以示褒寵。

度支郎中李碩可三司戶部判官

劉敞

財賦大計。一出於民。取之寡。則用不足。然而民逸。取之多。則用有餘。然而民困。此三司之難也。術不能通。輕重。智不能調。盈虛。則吾不以爲之僚。具官李碩。嘗以名字典郡。風采奉使。敏以爲政。精於檢下。所到而治。有迹可紀。使之參計。耗登贊舉。籌策庶可以不傷財。不害民乎。往卽會府。毋乏乃事。

陝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傅求可。右諫議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工部郎中。天章閣待

制周沆。可兵部郎中。依舊

劉敞

岐畢吾西土也。被山帶河，百二之險。而有昆夷之虞，燕毫吾北土也。平原廣牧，四戰之地。而有獫狁之警。瞻足兵食，綱領郡縣。將命宣指，甚難其人。具官傅求，明智敏察。表以文雅，具官周沆，深中篤厚。居以名檢，並委節傳，分按州郡。皆有述職之勤，美俗之風。夫較考陟明，其來尙矣。或正諫省之列，或遷夏卿之屬。所以褒善勸能，爾其欽哉。

司門員外郎張鞏可開封府推官

劉敞

京師者，舉衆大之辭，名之者也。風俗雜，而獄市繁。治稱浩穰，吾令襄爲尹，急吏緩民，甚有文理。其僚虛席，思得敏才以左右之。具官張鞏，嘗使行河，決川滌源，衆工胥作，輓漕以通，其精力幹用，效在已試。俾贊輶之政，尙克有立。夫都邑翼翼，四方是則。無習苟且，違道干譽，則予一人汝嘉。

曹穎叔充天章閣待制知福州

蔡襄

朕念善爲維持之策者，運天下如臂使指，欲其大小相臨，而威令必達故也。東南之郡，長樂都會，表山環海，地險而遠。八州生衆，繫乎總帥，非有幹明之資，能辦吾事者，不可以遣。具官曹穎叔，智力精敏，應幾必決，薦更器任，籍有聲稱。將漕益部，還貳計曹，而猥繁之務，罔不給肅。今屬以方面之重，寵以延閣之華，爾其繕除兵械，補完城堞，懷緩困窮，剪遏兇猾，使吾人無愁苦之嘆。朝家有剗倚之賴，朕志唯是，爾儀圖之。

張盎之可光祿卿致仕

蔡襄

朕於羣臣進退之際，曷嘗不腆然思之。方其強仕，發智能以濟務，則有官賞以懋其材。逮其謝歸，養志意以自佚，則有恩渥以寵其行。仕宦者，豈不雍然得其所耶。具官張盎之，立節清峻，無淄磷之苟。臨事明敏，

有批導之利。恤民以惠。屏紆以嚴。循吏之風。聞于當世。自升禁近之列。屢委宣藩之重。服老聃之言而知止。躡疎廣之迹而告老。爾其還上官事。秩以列卿。休于而家。尙體朕意。

王元可右衛大將軍遙郡觀察使

胡宿

閫制之師。蓋威於不若。巖除之衛。乃備於非常。唯中外之迭更。在倚毗之兼厚。具官王元才。資沉敏。節尙剛嚴。少厲武鋒。博通軍志。幹方授任。政屢服於藩方。厭難折衝。功實施於邊境。眷言雍部。控于西州。委以牙爪之師。屯乃襟喉之地。苛慝不作。部分有嚴。閱牘奏之爰來。絀足腓之微苦。願寘環衛。乞朝京師。須藥石之有瘳。雖金革而無避。忠言可壯。誠實不誣。朕以拱扈之嚴。當資於宿將。察廉之任。用寄於舊勳。遙總十連。聯司二衛。式表疏恩之數。且伸從欲之仁。惟忠力之是圖。亦威名之斯賴。體茲優遇。更竭乃誠。

皇姪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

英宗舊名

可起復舊官泰州防禦知宗正寺

王安石

先王糾合宗族。而分職以治之。所以嚴宗廟也。宗廟嚴。則禮俗成。而天下治。其事豈可以輕哉。今朕選於近屬。以脩宗正之官。亦先王治親之意也。以爾具官英宗舊名惠仁。孝恭。忠信。純篤。故遷厥位。以稱禦侮之實。而使任事焉。夫士之欲施於政。未有不學而能者。學所以脩身也。身脩則無不治矣。朕言維服。爾往懋哉。

起居舍人直祕閣同修起居注司馬光改天章閣待制

王安石

揚雄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蓋言先王以禮讓爲國。士之有爲。有守。得伸其志。而在上不敢以勢加焉。朕率是道。以君多士。以爾具官司馬光。文學行義。有稱于時。故明試以言。使司告命。而乃固執辭讓。至于八九。改序厥職。以伸爾志。是亦高選。往其懋哉。

左司諫王陶可皇子伴讀

王安石

自天子至於士。未有不待學而成者。今朕欲進諸子於學。求可與居者。而大臣以爾爲言。爾久在諫垣。有聞於世。茲惟慎選。可不勉哉。

范鎮加修撰

王安石

昔周人藏上古之書。以爲大訓。而孔子春秋。天子之事也。蓋夫討論一代之善惡。而撰次之。以法度之章。非夫通儒達才。有識足以知先王。不欺足以信後世。則孰能託尚書春秋之義。勒成大典。而稱吾屬任之指乎。以爾具官范鎮。有該通之材。有純潔之操。辯論深博。溢於文辭。論思禁林。時議惟允。則夫按善惡見聞之實。斷是非去取之疑。人之所難。宜以命爾。爾其精思熟考。自勉以古之良史。而毋襲近世以事屬辭之失。使無以考焉。

高旦可著作佐郎

王安石

唐虞以三考黜陟幽明。而其所命。或終身於一職。然則其所謂陟者。蓋爵服之加而已。今之增位。猶古之加爵服也。以爾久於職事。而功用應於有司之法。故使增位以報焉。雖所更之歲月。與黜陟之法。古今不同。而吾所以褒厲庶工。非與唐虞異意。爾其毋怠。思稱厥官。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可試大理評事

王安石

朕於后妃之家。不欲以恩撓法。法之所當得者。義亦無所愛焉。爾方眇然。未克有知。而以外戚之恩。得試理卿之屬。時乃邦制。不爲爾私。勉哉有成。以待官使。

沈德妃姪授監簿

王安石

京官吾所重也。故設磨勘之法。以待吏部之所選。非有勞而無罪。及有任舉之官。則不可以得之。爾由外戚以孩幼入官。得吾之所重。其強勉學問。求爲成人。以稱吾待爾之意。

磨勘轉官

王安石

有司考爾等之閎閎。而揚爾等於朝廷。朕親覽焉。皆應遷法。夫命官賦祿之事。朕非輕之也。維以章有德。序有功。名在審官。則三歲而一遷。亦維以閔夫職事之勞。而勉之盡力。爾等勿謂名器之可計。日以自取也。而無報上之意焉。

王伯恭轉官

王安石

方今仕於朝廷者。率三歲而一遷。論者患其不足以勸功。然日月久矣。能祇慎不怠。免於罪悔。則亦宜有以褒嘉。此朕所以使爾得遷之意也。士之爲義。蓋有常心。何必利焉。然後知勸。

甘昭吉入內副都知

王安石

古者王之正內。必有任職之臣。予若稽古。而思得吉士。以充其選。以爾服勤左右。多歷歲年。有專良之稱。無側媚之毀。其使序于正內。以允廷論之公焉。爾其審門闈。謹房闈。入宣宮令。出贊朝事。悉心夙夜。一以忠信。則維予爾嘉爾。亦永綏寵祿。

崔嶧刑部侍郎致仕

王安石

仕焉而告老。者自一命以上。必有以慰其歸。況吾邇臣。恩紀所厚。宜增位序。以示褒優。以爾具官崔嶧。比

以明揚久於煩使。入參侍從。出備藩維。踐更滋多。寄屬惟允。引年辭位。得禮之宜。進貳秋卿。以榮居息。古之士者。非苟自佚其身。唯慎行祗法。以助成王德。爾所知也。往其懋哉。

皇兄故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承簡可贈彰化軍節度使追封安定郡王

王安石

樂其生而哀其死。欲其富貴之無窮。仁人於親戚莫不然。而王者得盡其褒崇之意。具官承簡於宗室爲近屬。於朝廷爲大官。有溫恭恪慎之稱。無驕嫚逸欲之過。不幸至於窀穸。用震悼于朕心。義兼親賢。恩禮當稱。今夫建牙樹纛。節制一軍。而封爵至於稱王。人臣之極也。朕其追命以賜焉。尙其有知。享此休顯。

參知政事歐陽脩曾祖某贈某官

王安石

君子善善之義。下及子孫。況推而上之。至其祖考。所以褒美崇寵。顧豈可以不稱哉。故先王宗廟之制。視其爵祿位之高下。以爲世數之遠近。而本朝追命之禮。亦從其子孫名數之卑尊。具官歐陽脩曾祖潛于丘園。躬有善行。畜積之慶。施于曾孫。爲時宗工。名重天下。圖仕以登于右府。褒嘉當及其前人。東宮之孤位已顯矣。進秩一品。尙其享哉。

曾祖母某氏某國太夫人

王安石

尊之欲其貴。親之欲其富。豈特人主有是心哉。推是心以施於人。此人主所以與天下同憂樂之意也。祿有厚薄。故禮有隆殺。位有高下。故施有遠近。古之道也。其可忘哉。具官歐陽脩曾祖母含德在躬。作嬪令族。積善之慶。覃其後昆。惟時聞孫。實朕良弼。登豫政事。人無間言。其疏大邦之封。以報流澤之施。寵靈之極。尙克享哉。

祖

王安石

爲吾政事之臣。所以崇寵之者。備矣。於是尊大前人之志。亦宜有以稱焉。具官歐陽脩。祖某。積行在躬。潛而不耀。畜其善慶。以賴後昆。厥有聞孫。爲朕良弼。典司機要。海內所瞻。追命之榮。至于帝傅。進登師位。以極褒嘉。尙其冥靈。膺此休顯。

祖母

王安石

朕疏郡縣。以君諸臣之母。欲以稱慈孫孝子之心。至於政事之臣。則封圖及其王母。所以望其功者。厚矣。則慰其心者。顧可以薄哉。具官歐陽脩。祖母來嬪名家。克配君子。積善之福。覃于其孫。左右朕躬。豫國政事。嘉而有後。錫以大邦。維靈在幽。尙克膺此。

父

王安石

大臣得爵。命其先人。至乎公師。非古也。然禮者。人情而已矣。當於人情。而義足以勸士。則何必古之有哉。具官歐陽脩。父某。畜其德善。不顯於世。克生賢佐。爲朕股肱。東宮一品。人臣高位。追以命汝。用嘉有子。尙其享此。以稱餽祀之盛哉。

母

王安石

古者。子爲諸侯大夫。而父爲士。則其祭。以諸侯大夫之禮。朕以謂得享其禮。而位號不稱。則不足以盡孝子之心。故今有列於朝廷。皆得追崇其考妣。又況於爲吾左右輔弼之臣哉。具官歐陽脩。母嚴。稱於天下。能教其子。爲時名臣。協于詢謀。進斷國論。雖祿養不及。而饋享有加。啓封大邦。於禮爲稱。尙其幽窆。知享

此榮。

樞密使張昇所生母

王安石

傳稱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說者或非焉。而人子之愛其親。豈有窮哉。己則富貴。而親不與焉。固人情之甚可哀者也。當有追崇之禮。稱其思慕之心。具官張昇所生母。溫柔惠和。得媿君子。克生賢佐。爲朕寶臣。允于庶言。秉國樞要。追崇之典。旣啓爾邦。其改新封。以鴻後慶。尙其冥漠。享此恩榮。

三司使禮部侍郎田況可樞密副使

王珪

天文三階。中躡紫極之輔。國事二柄。右列鴻樞之司。維君臣之謨明。有夙夜之基命。朕當登進時傑。贊襄大猷。以導萬微之中。以合九德之會。匪至公之進。曷羣聽之歸。以爾具官田況。器懷閎深。業履端厚。材適國家。表裏之體。學貫天人。精禋之交。而自高賢。冊於大廷。儀峻遊於清路。西垣名命之粹。內閣論思之勤。擁帥節于邊。而天聲愴於殊俗。筦財柄于內。而國用豐於歷年。茲庸倚爾忠力之良。置諸宥弼之地。熙我大業。垂之亡窮。噫。本天下之兵。莫重安危之寄。在帝右之陟。有若臣鄰之榮。蓋德懋者。寵所隆。任大者。責亦至。勉思盡瘁。永克承休。

屯田郎中詹庠可都官郎中

王珪

世治俗厚。賢能衆多。其高材異行。則待以越次之位。而守職奉法。亦褒累日之賞。非有厚薄。理則然也。爾服于朝。著陳力事。任有司稽年。書閱應陟。其增一秩。以慰夙夜浚明之勤。往服休命。勿忘祇飭。

戶部副使太常少卿燕度可右諫議大夫知潭州

鄭獬

湖湘之南。溪蠻剽悍而易擾。陸而馴之。則亦弭伏。至其失御。遂出而嚙邊。其禍亦不細。得無肅又廉治之帥。為之良牧者哉。以爾具官燕度。醇明忠厚。通於世務。更荐要劇。芒刃愈出。俾副大農。厥功茂焉。宜加賜諫議大夫。魚符犀節。往甸南服。內以惠斯民。外以柔殊俗。朕方端展。面朝以遲爾之奏課矣。

劍南節度推官張澄等可大理寺丞

鄭獬

萬官之才。豈朕一耳一目之可盡之哉。然而卒所以能盡之者。寄朕之耳目於嶽牧連帥。推而進之耳。維汝脩方宿業。以廉治自顯。薦牘交上。可勿聽乎。宜寵以廷尉丞。以示我擇材之公。

皇姪右監門衛大將軍仲郃可依前右監門衛大將軍黃州刺史特封齊安郡公

韓維

朕按屬籍。以觀祖宗之世。而陳王之後。獨微。且其位不章顯。朕甚憫之。以爾具官仲郃孝友。光宗御諱謹善守法度。爰命褒錄。以鴻厥慶。刺史重任也。郡公高爵也。遙領紹建。茲謂顯休。噫。惟務學可以正己。惟率禮可以保位。汝其懋哉。

穎王府翊善守太常少卿直昭文館齊恢可守尚書左司郎中依前直昭文館兼太子左諭德諸王

府記室參軍尚書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陳薦可工部郎中依前直集賢院兼太子右諭德

鄭獬

唐制。左右諭德。掌諭太子以道德。其內外庶政。有可為規諷者。隨事而贊諭焉。則處其官者。其選可以不重哉。以爾恢清謹廉正。不失其常。以爾薦質直和厚。可任以事。而或入道經訓。或贊為書記。使王有聞繫

爾能力屬儲闈之肇啓。擇郎曹而並進。夫語道者非序而安取。論德者。惟行之爲艱。母或易言。以墜予訓。西頭供奉官常用之。可右清道率府率致仕右侍禁李襄可率府副率致仕。鄭獬。

古之仕者。量其可任則受。至于不能而止。所以遠殆辱也。朕嘉斯人之徒。故於謝事而歸者。必增秩以遺之。往欽茂恩。以安末路。

台州寧海縣令魏昂可試大理評事充山南東道節推知劍州劍浦縣

沈文通

前日天下令長。多非其人。始詔刺舉牧守之臣。察廉爲之。故遠近之縣。十七八治。朕甚嘉之。汝其選也。汝既三歲被代。而知者尙鮮。何哉。雖然。不可不少褒也。其升職幕府。復爲百里。益有以薦于朝者。當命汝遷焉。

內東頭供奉官廖浩然可內殿崇班

沈文通

禁闈小臣衆矣。非以德舉而材選也。特以給左右之役。導內外之事而已。故未嘗輕命以遷。所以異乎吾外廷士大夫之典也。今爾考不幸。乃有遺封以爾爲請。朕念爾考事我之久。位于通顯。汝亦謹信無咎。故進汝之秩。班于殿朝。以爲汝寵。朕於汝父子。可謂至矣。其思所以報我者焉。

都官郎中楊佐可司封郎中

沈文通

水之爲利害也。甚矣。堯舜其猶病諸。故歷代建以爲官。莫之能廢。而朕用稽焉。惟爾佐學行材智。廉正膚敏。實吾士大夫之望。而自領都水。出入累歲。夙夜盡瘁。具有厥功。朕甚嘉之。故因有司大比之敍。陟爾左曹之正。以爲朕寵。其往宿爾業。愈獻厥成。則亦當有以稱爾矣。欽哉。

宋文鑑卷第三十九

誥

西京左藏庫副使楊文廣可供備庫使

沈文通

西京左藏庫副使高允元可文思副使

沈文通

屯田員外郎王袞可都官員外郎太常博士杜保衡可屯田員外郎

沈文通

徐鐸張崇翟思太學博士

曾鞏

徐禧給事中

曾鞏

吳居厚京東轉運副使呂孝廉轉運判官

曾鞏

王從伾知岢嵐軍

曾鞏

崔象先等帶御器械

曾鞏

知制誥直學士院孫洙可充翰林學士知制誥

李清臣

劉永年充殿前都虞候燕達充馬軍都虞候苗授步軍都虞候

李清臣

翰林醫官尙藥奉御王永和可依前尙藥奉御直翰林醫官

李清臣

中大夫尙書右丞李清臣可太中大夫依前尙書右丞

王震

朝奉郎蘇軾可守禮部郎中

王震

朝散郎勾當京東排岸司胡及可依前官權發遣開封府推官公事

王震

通直郎河北西路提刑呂溫卿可依前官充河北東路提刑呂仲甫可依前官充河北西路提刑

王震

通直郎著作佐郎豐稷可權發遣提舉利州路刑獄公事

王震

朝奉大夫少府少監呂希績可權發遣潁州

王震

朝奉郎行宗正寺主簿楊完可權知衢州

王震

左藏庫副使趙諒可供備庫使供備庫副使王繼恩盧昭用可並西京左藏庫副使內殿崇班楊

貴田珏張僅可並內殿承制

王震

皇姪右千牛衛將軍士倬皇弟右千牛衛將軍叔媽可並右監門衛大將軍

王震

朝請郎權發遣陝西運副葉康直可朝奉大夫再任承議郎權發遣陝西運副李察可朝奉郎再

任

王震

故內殿崇班劉景男可奉職

王震

朝請郎吳安度等故母廣陵郡太夫人王氏贈榮國太夫人

劉攽

殿中侍御史豐稷可右司諫

劉攽

皇叔祖保信軍節度使宗隱男仲覲等可並太子右內率府副率

劉攽

左藏庫副使純昱可權知廉州

劉攽

皇城使漢州刺史廣南西路兵馬鈐轄張整等降官添差監當

吏部侍郎胡宗愈可御史中丞

劉攽

承議郎充祕閣校理權判登聞鼓院張舜民可通判虢州

劉攽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蘇軾

鮮于侁可太常少卿

蘇軾

楊繪可知徐州

蘇軾

楊王子孝騫等二人荆王子孝治等七人並逐州團練使

蘇軾

呂公著妻魯氏贈國夫人

蘇軾

張恕將作監丞

蘇軾

李承之知青州

蘇軾

韓維父億贈冀國公

蘇軾

母蒲氏王氏贈秦國太夫人

蘇軾

西京左藏庫副使楊文廣可供備庫使

沈文通

前日南夷負恩爲亂以覆壞我郡邑。至於用師而後定。雖朕不德。不能懷服方外。而亦將吏不戒不習之罪也。故深察往失。而推擇所遣。益不敢輕。惟爾文廣材武忠勇。更事有勞。故今以爾總一道之兵。戍于邕管。又陞爾于諸使之正。以重其行。爾其祇聽朕命。戒疆事。習軍計。使南徼無警。而朕爲知人。則時乃之功。

矣。其往欽哉。

西京左藏庫副使高允元可文思副使

沈文通

武吏以材勇進。以功力賞。古之制也。方天下無事。兵革不試。則汝武吏。安得自效。以取賞哉。然內外之職。歲月之勞。亦不可遺也。今允元最狀。既應陟法。其增秩一等。以明勸羣吏。

屯田員外郎王袞可都官員外郎太常博士杜保衡可屯田員外郎

沈文通

朝廷治定士大夫。幸當其時而進於位。以周旋乎太平之政。豈非休哉。然患常生乎久安。而因循苟簡之弊。不能無也。在乎彊勉而已矣。詩曰。夙夜匪懈。書曰。懋哉懋哉。今有司弊三載之治。故各增爾秩一等。其各往服。祇我明訓。思有攸立。毋自致戮敗。

徐鐸張崇翟思太學博士

曾鞏

博士列於成均。以講教爲任。爾以經明選用。往服厥官。蓋尊其所聞。以誘率學者。汝之守也。其尙欽哉。

徐禧給事中

曾鞏

有事殿內之臣。職在於平奏述。詳命令。糾其違者而正之。覆其是者而行之。至於決獄官人。條陳法式之事。莫不當攷察焉。其任可謂重矣。具官徐禧。以材進拔。典執邦憲。茲用推擇。俾踐厥位。惟精敏不懈。可以周閱。讀惟忠實不撓。可以司論駁。朕方觀爾之效。爾尙勉於厥修。

吳居厚京東轉運副使呂孝廉可轉運判官

曾鞏

朕進拔能吏。以督視一路。蓋州縣政令之舉措。公私貨食之斂散。莫不任焉。得人之難。攷擇惟慎。以爾幹

敏閱試惟舊用是分茲東部屬以使事夫施於民者厚而刑罰清求於民者約而財用贍使德流澤通而風化輯穆以稱朕憂憫元元而勵精庶務之意爾其勉矣往服訓辭

王從亓知岢嵐軍

曾鞏

崇築培壘本以輯治軍旅及四方旣平而假守之臣實任民事列於有土之官矧嵐谷並邊寄屬尤重爾以選擇往祇朕命夫能開示恩威以惠養吾人而懷附異俗則爲善於其職尙思爾守無替訓辭

崔象先等帶御器械

曾鞏

乘輿所在供御之物無一不備具者故鎧甲弓矢屬之以從者亦不去於側非左右親信惡足以任此哉爾給事惟舊宜就茲列益思祇恪以稱厥官

尙書祠部員外郎知制誥直學士院孫洙可翰林學士知制誥

李清臣

以文辭爲號令明諭朕志于天下者在制誥陳古今論得失裨朕之欲聞者在訪議二者皆學士職之故於侍班爲親且貴以爾具官孫洙繇學術行誼顯進有名于時博習墳史多識典故代予言訓蔚然可觀真秩禁林使與材稱恩寵茂矣爾慎旃哉

劉永年充殿前都虞候燕達充馬軍都虞候苗授步軍都虞候

李清臣

左右虎賁之士與羽林毅騎材官蹶張皆天下拳勇之秀以嚴宿衛厲武節也旣命帥分總之而虞度兵計候司戎事亦統護之貴職豈輕任其人哉以爾具官某威行軍中名動疆外材稱所付忠忘其私乃俾次遷以補督將之缺予命休顯汝思報焉

翰林醫官尙藥奉御王永和可依前尙藥奉御直翰林醫官

李清臣

凡方技有益于人者皆以備王官之一守而爾原診察色稱爲明習稽勤序課遷爾之秩其益勉哉

中大夫守尙書右丞李清臣可太中大夫依前守尙書右丞

王震

朕初纘承大賚于天下雖汪洋之澤所被者廣要以貴賤遠近爲先後隆殺之節故吾政事之臣所以褒嘉者旣不敢後而致隆焉具官李清臣秉德含章將明密勿先帝圖任以貳政幾弼予一人與有勤績微章爰錫祿秩有加進陟勳資益陪常賦終審厥與爾則有辭惟予一人並受多福

朝奉郎蘇軾可守禮部郎中

王震

爾議論文章卓然名世而失職浸久所學未伸今茲命爾爲郎以待不次之選孔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維爾之才不患無位

朝散郎勾當京東排岸司胡及可依前官權發遣開封府推官公事

王震

開封專理京師非有二輔亂其治也獨僚屬盡才則裕無事矣吾比不輔其缺使得自擇所宜願以爾聞殆必如舉往其協又成底于休

通直郎河北西路提刑呂溫卿可依前官充河北東路提刑奉議郎河北東路提刑呂仲甫可依前

官充河北西路提刑

王震

朕析河朔爲兩道而各置使者蓋祥刑惟察非若財臣之欲周知而移用也揣權稱事其任惟均互易攸司咸祇厥守

通直郎著作佐郎豐稷可權發遣提舉利州路刑獄公事

王震

爾以儒學有聞而頗稱澹默試之洩事其殆不煩度此祥刑訓于厥屬若予欽恤爾則有辭

王震

朝奉大夫少府少監呂希績可權發遣潁州

今之郡守乃唐刺史郎官出入之資也爾以選擇入省故出得善州夫豈弟之政非文深吏所能成也唯

爾懋哉務稱吾意

王震

朝奉郎行宗正寺主簿楊完可權知衢州

遠州刺史吾所加擇顧爾以求得之知爾能成豈弟之政也雖然吾可謂體羣臣矣傳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爾可不勉哉

左藏庫使趙諒可供備庫使供備庫副使王繼恩盧昭用可並西京左藏庫副使內殿崇班楊貴田

王震

珏張僅可並內殿承制

新城之役調卒於他道其在行者爾實總之部分嚴整弗怨弗咨于是勞還宜有寵慰率遷官秩各服恩榮

皇姪右千牛衛將軍士倬皇弟右千牛衛將軍叔媽可並右監門衛大將軍 王震

宗子無職事之勞而有考績之法者親親之恩欲有加而無已也然非迪教飭身則弗應有司之格衛府之帥寢富貴矣往其祇哉

朝請郎權發遣陝西運副葉康直可朝奉大夫再任承議郎權發遣陝西運副李察可朝奉郎再任

朕惟西土弗靖。爾則在行。靡征不從。日月逾邁。典護邦計。實繁厥勞。練達邊機。毋易爾舊。宜加寵陟。申卽故封。有功見知。其說無斁。

王震

故內殿崇班劉景男可奉職

王震

有臣不難殺身以報國。賞其可薄乎。顧死者已矣。殆祿其近屬。尚爲之旌勸。永惟乃父之忠勞。爾是以有祿。可不勉哉。

朝請郎吳安度等故母廣陵郡太夫人王氏可贈榮國太夫人

劉敞

邦君之德。具鵠巢騶虞之化。孝子之思。有凱風寒泉之感。哀榮之典。兼備愛敬之治。維廣追崇懿行。奚悛光寵。朝請郎吳安度等故母王氏。輔佐君子。挺幽閑之操。宜其家室。備均一之美。遺芳未泯。積慶方厚。舉集門凡。伯仲幾乎萬石。疏恩郡治。湯沐近於百邑。爰因合宮之祀。申錫漏泉之澤。俾封成國。仍付榮名。榆翟有光。壤戶知貴。

殿中侍御史豐稷可右司諫

劉敞

在廷之臣。位下而望重者。唯諫官而已。爲其得劇切人主。紀綱國體也。然非其學足以達道。其智足以周務。見微而知著。擇善而有容。亦安能稱其事。而宜其官哉。以稷自居。憲府綽有士譽。名不虛得。材實允副。移珥筆之權。當伏蒲之選。讜言正色。迺其素守。吐剛茹柔。毋愧前哲。則我爲知人。爾號稱職矣。

皇叔祖保信軍節度使宗隱男仲勗等可並太子右內率府副率

劉敞

公族之子。屬近愛至。未及有知。膺受光寵。非以祖廟之隆慶。朝家之光宗。嫌疑。敝邪。副率之貴。是惟通籍。勤身戒事。以就長立。

左藏庫副使純昱可權知廉州

劉 攽

合浦之地。古爲珠官。琦珍所聚。掌握致富。宜得廉吏爲之守長。且蠻蠻荒遠。難馴易擾。非夫武壯智略。不能鎮服。以是數者。推擇用汝。祇莅恩寵。益思善效。

皇城使漢州刺史廣南西路兵馬鈐轄張整等降官添差監當

劉 攽

中國之所以臨撫戎蠻。常以威信結服其心。豈其夸於殺人。見小利而起後害乎。爾等咸以選擢。見任邊徼。貪於首功。輕肆翦戮。無辜橫死。近二十人。文書自營。謾不以實。覆案究極。惻然傷嗟。宜正典刑。以慰遐僻。差奪官秩。用懲無狀。尙體寬恩。思自悔咎。

吏部侍郎胡宗愈可御史中丞

劉 攽

權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由其無私而素具。是故應物而不貳。朝廷風憲之任。忠讜之士。亦所以素具而待列位也。命官之艱。得人惟允。具官胡宗愈。秉心端直。爲學深厚。粹然特達之姿。淵如有容之度。粵自潤色。綸省。獻納瑣闥。副貳天官。藻鑿多士。綽有休譽。舉爲稱職。是宜付中司之權。寄執法之柄。爾其修胸中之誠。應方來之務。有節於內。則物無不察。以義自處。則動無不中。稱此茂恩。著爲顯效。

承議郎充祕閣校理權判登聞鼓院張舜民可通判虢州

劉 攽

前以御史言事不合。朝廷優容直臣。未嘗備責。故移位他局。仍在轂下。而舜民力自摧謝。又以其多病。及

家婚娶求得自便。天道從欲而有曲成。吾何恡焉。號略要郡。倅貳維重。祇服恩寵。毋怠勤恪。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蘇軾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益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經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知予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盡徹之意焉。

鮮于侁可太常少卿

蘇軾

奉常之職。非特以治郊廟之度。服器之數而已。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必稽焉。昔魯秉周禮。齊不敢謀。而晏子太師。折衝於樽俎之間。國之典常。君臣之名分。上下守之。有死不易。則國安而民服。朕選建卿士。付之禮樂。意在於此。非我老成之人。學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彊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其孰宜之。詩不云乎。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往修厥官。無斁朕命。

楊繪可知徐州

蘇軾

士有拙於謀身。而巧於治民。疎於防患。而密於慮國。其自爲計則過矣。而朕何疾焉。先帝龍興。首擢用爾。置之臺諫。以直諒聞。言雖無功。效於今日。簡易輕信。失之匪人。坐廢十年。陶然自得。詩人所謂。豈弟君子。罔繪庶幾焉。彭城大邦。吾股肱郡。政成民悅。朕不汝忘。

楊王子孝騫等二人荆王子孝治等七人並逐州團練使

蘇軾

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于外。蓋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

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于道。可以爲萬世法。朕奉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潛焉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家何業爲樂。王言爲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以上。悉帶之。著之簡策。天下不以爲私。今王諸子。性于忠孝。漸于禮義。自勝衣以上。頎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爲善之樂。尙勉之哉。毋忝乃父祖。以爲邦家光。

呂公著妻魯氏贈國夫人

蘇軾

婦人之德。如玉在淵。雖不可見。必形諸外。視其夫有羔羊之直。相其子有麟趾之仁。則內德之茂。從可知矣。具官呂公著。故妻魯氏。名臣之子。元老之婦。所資者深。故志存乎仁。所見者大。故動協于禮。環佩穆然。閨門化之。而降年不永。祿不配德。其改封大國。正位小君。庶幾爲女史之光。非獨慰其夫子而已。

張恕將作監丞

蘇軾

朕惟人材之難。長育之無素。事至而求。有不可得。是以訪之元臣。大老之家。推擇其子弟。庶幾似之。以爾名臣之子。篤學好禮。敏於從政。試之匠事。以觀其能。爾克遠猷。無忝乃父。以稱朕意。

李承之知青州

蘇軾

朕東望齊魯之國。河岱之間。沃野千里。生齒億萬。商農阜通。儒俠雜居。可以大度長者服。難以細謹法吏治也。具官李承之。生于甲族。世爲名臣。屢試有勞。所見者大。肆予命汝。尹茲東土。昔曹參爲齊。問治於其師。蓋公。蓋公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汝師其言。則予汝嘉。

韓維父億贈冀國公

蘇軾

朕聞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減武宣。如儲藥石。以待疾病。如種梓漆。以備器用。凡今中外。文武之選。率多慶曆嘉祐之人。而況一時之老成。與聞當年之大政。德業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名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具官韓維。故父億。少稟異材。進由直道。出爲循吏。入爲名卿。福祿終身。而人不疵。富貴弈世。而天不厭。實生三子。翼輔兩朝。旌旄交馳。檠戟互設。朕欲賁其家廟。而貴已窮於人爵。改封大國。益著隆名。庶使昭陵之老臣。永爲北土之藩輔。

母蒲氏王氏贈秦國太夫人

蘇軾

慎終追遠。仁也。顯親揚名。孝也。得志行道。澤可以及天下。而富貴不能及其親。天也。雖不能及。而追榮之典。可以貫幽明。褒大之訓。可以表後世。禮也。嗚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具官韓維。故母蒲氏王氏。族爲世望。德爲女師。恭儉以成其夫。嚴敬以成其子。使朕獲老成之佐。以濟艱難之初。宜推異恩。以報舊德。

宋文鑑卷第四十

誥

蔣之奇天章閣待制知潭州

呂惠卿責授建寧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李南公知滄州穆珣知廬州王子韶知壽州趙揚知潤州

李之純戶部侍郎

謝卿材陝西轉運使

御史中丞劉摯兼侍讀

皇兄右千牛衛將軍士昇等轉官

待制知青州鄧綰可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

范育直龍圖閣知秦州

劉攽祕書少監

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章光宗御名知汝州

劉奉世起居郎孔文仲起居舍人

陳烈落致仕福州教授

蘇	蘇	錢	錢	錢	錢	錢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轍	轍	總	總	總	總	總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蔡確改知安州

蘇轍

侍御史林旦權淮南運副

蘇轍

郭逵自致仕起知潞州

蘇轍

范鎮侍讀太一宮使

蘇轍

莊公岳成都提刑蘇泌利州運判

蘇轍

劉摯尙書右丞

蘇轍

太僕少卿李周祕書少監

曾肇

通議大夫賈昌衡正議大夫致仕

曾肇

左武衛上將軍郭逵特贈雄武軍節度使

曾肇

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復觀文殿學士差遣依舊

曾肇

御史中丞李常中大夫

曾肇

蔣之奇寶文閣待制

曾肇

御史中丞胡宗愈尙書右丞

曾肇

陝西運副呂大忠知陝府

曾肇

知洪州熊本知越州

曾肇

朝奉郎石賡京東東路提刑

曾肇

契丹僞公主錫令結牟封夫人

曾肇

范純禮復天章閣待制除樞密都承旨

曾肇

文彥博追復河東節度使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曾肇

東頭供奉官李志張大中並轉兩官

曾肇

尚書左丞梁燾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

呂陶

李潛落致仕

鄒浩

章綏同知樞密院

鄒浩

呂希哲直祕閣知曹州

鄒浩

蔣之奇天章閣待制知潭州

蘇軾

三后在上遺文在下炳若雲漢昭回于天乃眷藏書之府因爲育材之地爰登秀傑以備顧問雖持節出使剖符分憂一掛名於其間遂增重於所莅且使民見侍從之出守知朝廷之念遠也具官蔣之奇少以異材輔之博學藝於從政敏而有功使之治劇於一方固當坐嘯以終日勿謂湖湘之遠在余庭戶之間務安斯民以稱朕意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蘇軾

元兇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爲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筭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

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鯨。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尙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爲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賊狼籍。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旤。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爲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尙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李南公知滄州穆珣知廬州王子韶知壽州趙揚知潤州

蘇軾

刺史秩六百石。以按列郡。而治行卓然。乃以二千石爲郡守。昔以責人者。今以自責。則物被其惠。民無閒言。爾等皆嘗奉使。督察官吏。公明之稱。達于朕聽。董制江淮。控臨河海。任亦重矣。益勉之。無使風采減於平昔。

李之純戶部侍郎

蘇軾

保國猶保身。藥石不如養氣。御民猶御馬。鞭箠不如輕車。故興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廣求以豐國。不如節用而國自豐。朕嘉與庶工共行此志。具官李之純。屢試以事。號稱循良。雖爲有司。不吝出納。宜膺躡等之用。庶無虛授之譏。服我訓詞。以厭公議。

謝卿材陝西轉運使

蘇軾

治邊者不計財。惟邊之所用。治財者不卹民。惟財之爲富。此古今之通患也。朕知汝才智可倚。忠厚可信。故以西方之政。責成於汝。往與帥守者謀之。惟適厥中。以民爲本。

御史中丞劉摯兼侍讀

蘇軾

孟子有言。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天下定矣。朕惟臺諫言責之臣。雖知無不言。常救之於已失。而勸講進讀之士。蓋朝夕納誨。故日化而不知。合於孟子正君之義。非獨有司之事也。具官劉摯。以道事君。非法不言。使朕日聞所不聞。天下稱焉。宜因古今冊書之成文。取其興壞治忽之要論。言之於無事。救之於未失。使朕立於無過之地。豈非汝爭臣之大願乎。

皇兄右千牛衛將軍士昇轉官

錢勰

九廟子孫。其麗蕃衍。垂紳入侍。悉以歲遷。拱衛之嚴。列於督護。尙惟敦睦。以稱恩休。

待制知青州鄧綰可龍圖直學士知永興軍

錢勰

雍州積高。號稱陸海。屏翰之重。坐鎮西陲。賢相所宜。付畀其選。具官鄧綰。資適逢世。早踐禁途。蕃宣回翔。歲月淹久。學士通貴。還陟近班。帥守鎮臨。往敷寬詔。服我休寵。無怠愆勲。

范育直龍圖閣知秦州

錢勰

古者不以勇猛爲邊。貴謀而賤戰。故國家妙選耆儒。顯付方鎮。外以訓齊戎旅。而內以息安元元。用此道也。具官范育。才猷智略。夙膺器任。選衆揆材。往臨帥闔。夫新秦輿區。控扼汧隴。綏懷夷落。應援新邦。無以久安而忘備豫。祇膺休顯。益思報稱。

劉敞祕書少監

錢勰

學者以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而國家所以涵養令器。待才用者之宅也。以爾敞詞藝之富。回翔之久。擢貳厥官。益將試用。

正義大夫知樞密院事章光宗御名知汝州

錢勰

黜陟之典。咸徇至公。進退之間。尙存大體。具官章光宗御名早繇法從。亟預近司。肆彼躁輕。失於審重。至于贊御之列。嘗通問遺之私。比議役書。本俾參訂。當其敷納。初不建明。逮於宣行。始興沮難。務從含貸。益至喧呶。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稽參故實。稍屈典刑。噫。朕以幼沖。仰煩慈訓。苟乖恭事。曷肅憲章。其解政機。形臨郡寄。弗忘循省。服我寬恩。

劉奉世起居郎孔文仲起居舍人

蘇轍

欲治國家。當先得士。頃者人物之評廢。而長育之道微。朕顧瞻周行。惻焉興歎。或盤桓久次而未用。或沉伏下僚而莫知。將以責成功。折遐衝。人不素具。其何賴焉。具官劉奉世家世名臣。才穎風發。試以治劇。煩而益明。具官孔文仲進以直言。文史足用。責之典禮。守正不回。斯皆一時之俊良。多士之領袖。方欲寘之侍從。益當養其才能。左右史官。號爲要地。前後達者。皆由此途。手刊冊書。足以明枉直之效。密侍殿陛。足以觀進退之詳。益勉自修。以須不次。

陳烈落致仕福州教授

蘇轍

維孝友于兄弟。是以爲政。爾以篤行。見紀於東南。雖老而不試。可以無憾。朕方欲推爾所爲。施於鄉人。其

起視學校使諸生有所矜式。

蔡確改知安州

蘇轍

朕體貌大臣務全終始。有善則藩飾褒顯。以風勵天下。有過則遷就諱避。以曲全舊恩。至於用法。蓋不得已。具官蔡確。早以才力奮於下僚。旋蒙器使。致位元宰。弟碩不類。貪冒有素。而溺於私愛。以廢公議。曲從舉吏之請。遂成黷貨之辜。其驕奢淫縱之狀。理無不知。而涵養蒙蔽之甚。殆非體國致煩言之並作。雖欲宥而不能。黜守小邦。仍褫舊職。往自循省。尙體至恩。

侍御史林旦權淮南運副

蘇轍

淮甸之民。荐罹饑饉。乃者詔發倉廩。輟吳楚之漕。以拯其急。猶以乏食流徙。達於朕聽。朕惟救荒之術。行之略盡。惟得良使者。因事施宜。爲若可賴。爾由郎官。以才任御史。習於揚楚之故。其爲朕往視之。均徭薄斂。禁暴戢姦。無使斯人重被其困。

郭逵自致仕起知潞州

蘇轍

秦伯復用孟明。是以能霸。蜀人誣馬謖。終亦無功。朕周於用人。篤於求舊。雖設干羽。以懷柔異類。而聽鞞鼓。則無忘將臣。豈其舊勳久廢不用。具官郭逵。蚤學弓劍。晚通詩書。勇而有謀。整且能暇。威名懾於西鄙。柄任及於中樞。南伐無成。嗟伏波之遂棄。退居能飯。知廉頗之未衰。擢從解組之餘。復寄長民之任。過而能改。豈一眚之足云。窮當益堅。或來功之可冀。勉於圖報。以稱異恩。

范鎮侍讀太一宮使

蘇轍

爲國無強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朕歷選賢俊。至於側微。患其德望之未充。而典刑之未練。舍騏驥而不御。臨長道以咨嗟。人皆病之。予何疑者。具官范鎮。文冠多士。有揚雄之遺風。任歷三朝。守劉向之忠節。蚤事仁祖。首開社稷之言。晚說裕陵。復陳堯舜之道。自處以義。歸不待年。身友漁樵。已無求於當世。名書簡冊。恍或疑其古人。茲予纘服之初。日思講義之益。謂白首窮經之樂。尙可推以與人。而真祠訪道之遊。足使退而養志。勉徇予意。毋留所安。

莊公岳成都提刑蘇泌利州運判

蘇轍

守令賢否。朝廷不能自知。天下利病。吏民不能自言。宜吾德澤於下。而達民情於上者。部使者也。朕旣選用舊人。而去其貪暴。詔舉親進。而汰其不以實者矣。以爾公岳。久任刺舉。所至稱治。以爾泌家世文雅。通於吏事。益利嶮遠。民罹荼鹽苗役之害。罷瘵未復。朕念之深矣。其悉乃心。謹察苛吏。與民休息。毋廢朕命。

劉摯尙書右丞

蘇轍

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爲丞相。近世中。執法議論不撓。亦補執政。昔我仁宗優養正士。開受直言時。則有若包拯張昇之流。咸以敢言。獲聞大政。舊俗已遠。此風寂寥。容悅相承。亦棄不用。朕追懷先正。選建忠賢。諤諤之聲。庶幾前烈。具官劉摯。早以御史。祇事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置臺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開白簡之言。風聲凜然。國是已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權。治忽所關。寄任尤重。夫以言責人。甚易。以義持己。實難。爾其勉之。毋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

太僕少卿李周祕書少監

曾肇

東觀以圖書爲職。長貳之選尤高。非年耆德茂。未易得也。然秩清務簡。處不爭之地。恬於榮進。則能安之。好利夸侈者。不能一朝居也。具官李周。質性純厚。臨事有守。歷試煩使。時之老成。位于列卿。衆謂淹久。進秩外史。往服少事。優游省闈。不亦美歟。

通議大夫賈昌衡正議大夫致仕

曾肇

士大夫束髮起家。白首辭位。終始無悔。人之所難。豈無褒嘉。慰爾歸老。具官賈昌衡。名卿之裔。以吏能進。歷試內外。致位通顯。優有風績。號稱廉平。上書引年。願還印綬。嘉其知止足之誼。閱爾有官職之勞。序進文階。以爲爾寵。退安閭里。益俾壽臧。

左武衛上將軍郭達特贈雄武軍節度使

曾肇

念功隱卒。國有彝章。矧予勞舊之臣。嘗處訃謨之地。奄終壽考。宜極哀榮。具官郭達。少也知書。長而甚武。蚤著戰多之績。深通靜勝之謀。伏波未衰。尙威名之可倚。營平既老。亦籌策之是咨。孰云注意之辰。忽起云亡之痛。聽鼓鼙而增感。賜鈇鉞以飾終。尙其有知。膺此異數。

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復觀文殿學士差遣依舊

曾肇

法始於貴者。所以示朝廷之公。恩篤於舊臣。所以爲天下之勸。眷吾近弼。嘗絃徽文。雖符守之既更。顧寵名之尙闕。吏民安仰。廉陛未尊。具官蔡確。材術疏通。謀猷膚敏。與聞機政。自元豐之紀年。升冠宰司。當裕陵之復土。屬均勞於輔郡。旋褫職於殿廡。原情無它。在法當復。尙淹時日。以塞人言。未忘矜念之心。難廢公平之典。備顧問於幃幄。稍還近班。宣條教於翰垣。益思盡瘁。

龍圖閣直學士朝議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李常中大夫依前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兼侍讀

曾肇

有位而無官守。有祿而無事責。此階散所以無常員也。然必積日累年。不罹罪悔。有司銖寸校量。應格然後一遷。亦已艱矣。具官李常。閎裕而靖深。溫恭而諒直。秉義陪朕。朝夕有恪。蓋直廷閣。長憲臺侍。經席皆儒學之華選。仕進之要地也。人處其一。以爲寵榮。爾今兼之。其任重矣。茲又因其歲成。進秩二等。往服朕命。職思其憂。

蔣之奇寶文閣待制

曾肇

三聖圖書。萃在廷閣。儒學之士。列職其中。諷議計論。惟時妙選。雖身在江海之上。而名近日月之光。則世以爲榮。任亦加重。具官蔣之奇。富以辭藝。博知古今。臺閣踐更。號爲久次。眷予南服。付以列城。屬愚民弄兵。騷動嶺表。武夫利賞。賊殺善民。而爾應接經營。多中機會。有罪就戮。無辜獲申。載嘉汝能。宜用褒顯。進于侍從之列。不改師帥之舊。使遠人觀望。益加二千石之尊。爲汝之光。不旣多乎。

御史中丞胡宗愈中大夫尙書右丞

曾肇

先帝稽古建官。肇自三省。維尙書萬事所出。丞實總其紀綱。糾正官邪。彌綸國典。非通達治道。剛毅有守。烏能勝其任哉。具官胡宗愈。明允篤誠。敏于世用。待時以君子之器。立朝有諍臣之風。直筆正繩。無所回撓。開廣朕意。見弗欺之忠。補助政體。多可行之論。斷自朕志。擢貳中臺。躡進文階。增峻堂陛。唐太宗嘗謂尙書丞百職綱維。事一失中。天下有受其弊者。而當時魏鄭公載胄。劉洎輩。迭處其位。皆號得人。今朕虛

己仰成股肱是賴。爾其矯正浮僞，振肅偷墮，使官修政舉，有正觀之風，則豈獨汝爲稱職，亦以副先帝作則垂憲之心，可不勉哉。

陝西運副呂大忠知陝府

曾肇

朕於用人，不盡其力，不奪其志，均其勞佚，欲臣下悅而知勸也。爾以材諳，久勤于外，自陝以西，兵食所賴，而屢以疾告，自請方州，甘棠之郊，姑遂爾欲，坐嘯臥治，安其土風，庶幾少休，毋忘忠報。

知洪州熊本知越州

曾肇

會稽西阻瀾河，東漸于海，有陂湖灌漑之利，故歲多順成，有絲枲魚鹽之饒，故俗重犯法，獄訟稀簡，土風和平，置守牧人，此爲樂國，具官熊本，辭學起家，果藝從政，南宮西掖，試用有聲，番禺豫章，循行可紀，因爾能效，委茲重寄，環地千里，提封七州，兵籍賦輿，莫不兼總，名聯侍從之列，身寄牛斗之間，是爲寵榮，益務報稱。

朝奉郎石廣京東路提刑

曾肇

朕於用刑，寧失有罪，而歲報大辟，有加無損，意法綱尚密，使民難避，易犯，歟抑吏之不良，猶有遷情以就法者，歟。故於臨遣使臣，尤欲使知朕意，以爾質厚而識明，宜能導民以遠罪，哀矜而折獄，矧齊魯之俗，易與爲善，往祇朕訓，其盡爾心。

契丹僞公主錫令結牟封夫人

曾肇

先帝威德，覆被四方，宜有遠人，舉宗內屬，優錫命數，朕其可忘。某人生自大邦，嬪于西土，能慕聲教，叩關

請朝引對在廷。益嘉恭順。昨之成國。視古小君。象掃翟衣。以爲爾寵。往帥種落。舉爲王民。

范純禮復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曾肇

樞機之地。選用士人。宜納密命。自神考始。肆予纂服。收拔端良。實諸左右。蓋遵先志。具官范純禮。夷易有守。篤實無華。恂恂自持。言行相顧。失職茲久。秉心不移。起分州符。未厭輿議。其還延閣待從之選。來贊右府。訂謨之微。副予咨求。竚爾忠益。

故降授太子少保致仕潞國公文彥博追復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

原尹潞國公

曾肇

朕嗣位五月。三下恩書。徽纒桁楊。棲置弗用。放流竄逐。係踵生還。尙念故老元臣。嘗位丞弼。或奪爵身後。或殞命貶中。霈澤之行。豈限存歿。不有追復。孰慰營魂。具官文彥博。佐佑四朝。勳德兼茂。粵自神考。命爲師臣。逮及先皇。咨以重事。去國未久。嘖有煩言。降秩春宮。僅存公號。齋志沒地。屢閱歲時。蔽自朕心。悉還舊貫。維垣印綬。冠秩百工。全晉節旄。視儀三事。納書泉壤。流澤子孫。死而有知。可以無憾。

東頭供奉官李志張大中並轉兩官

曾肇

朕圖疆場之功。常以靜勝爲優。斬獲爲下。顧如爾等。立效西陲。實在前日。第勞行賞。則有舊章。其往自今。當體朕意。

尙書左丞梁燾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

呂陶

君臣之會遇。豈不難哉。平居竭股肱之效。則與之合謀。一旦有筋力之憂。則遂欲去位。違從之際。朕甚重

之。雖朝廷始終之恩，固無所間，而賢者進退之分，亦貴其全。爰有寵章，以褒遠業。具官梁燾，蘊造道之深識，知事君之大方。早以文學之望，更直於儒林。晚以諫諍之才，盡規於治路。向從內相之選，進領中臺之權。資其納忠，距此周歲。大綱已舉，知戴胄之有勞。奇論不聞，惜少翁之告病。遽形奏牘，求解政機。章却復來，至于五六。爾既懷知止之義，屢請於朝。予亦有優賢之心，敢勞以事。宜躋華於祕殿，仍庇職於真宮。示以眷存，遂其安佚。惟五福之報德，必錫之壽康。惟大臣之愛君，不繫於出處。其綏吉履，益茂壯猷。

李潛落致仕

鄒浩

朕欲士大夫風節奮厲，以成一世之俗，而忘己徇物。或者安之，與其嚴法以示懲。曷若表賢而自勸，以爾身爲禮義，行貫幽明。歸臥鄉閭，世所推尙。精神思慮，雖老不衰。近臣以聞，適協朕意。傳不云乎，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爾既師之以治，已有日矣。勉承朕命，以暢遠猷。

章窳同知樞密院

鄒浩

朕惟天下治安之本，實在二府。故文武雖若異任，而眷注未嘗不均。必求其人，以贊樞極。具官章窳，受知哲廟，擢付師權。既生致於酋豪，且廣恢於境土。屢形棲奏，數被褒嘉。眷宥密之須才，越班聯而登用。蔽自朕意，寵示殊恩。惟不忍肝腦之塗郊原，故能愛重人命。惟備見飛輓之耗帑廩，故能謹惜邦財。事在變通，爾知之矣。勉思所以善其後者，以副朕躋民仁壽之意。

呂希哲直祕閣知曹州

鄒浩

祕閣聚天下之圖籍，以崇養豪英。以鑒觀理亂，惟時分直。不輕授人，以爾學知所宗。行與言稱，方從卿寺。

出守輔藩。茲用褒嘉。以爲爾寵。夫濟陰。患盜久矣。以爾之不欲。而表勵之。則雖賞之不竊。將不特見於空言而已。往其懋哉。

宋文鑑卷第四十一

奏疏

雍熙三年請班師

趙普

論彗星

趙普

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

田錫

論邊事

田錫

諫北征

張齊賢

雍熙三年請班師

趙普

伏觀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荐更。已及初夏。尙稽克復。屬在炎蒸。飛輓甚煩。戰鬪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伏況陛下英謀電斷。洪化神馳。自前懷徠。閩浙混一。諸夏大振英聲。十年之間。遂臻康濟。蠢茲僞嚮。誠非我敵。蓋以本無禮義。復處窮荒。遷徙烏舉。難得而制。自古聖王。置之度外。恣其隨逐。水草實以禽獸畜之。伏料聖明。何足介意。竊慮邪諂之輩。蒙蔽睿聰。致與不急之師。頗涉無名之舉。臣嘗披載籍。頗識前言。竊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明皇十事。忠言至論。可舉而行。伏望萬機之餘。一賜觀覽。其失不遠。雖悔何追。臣竊念大發驍雄。往殲兇醜。百餘萬之生聚。飛輓而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茲所謂以明珠而彈雀。因麋鼠而發機。所

失者多。所得者少。況得少之中。既難爲益。失多之外。復有他虞。又聞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于不戢。所繫甚大。不可不思。臣又聞上聖之人。不凝滯於物。事無固必。理貴變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此可以深慮也。苟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臣又慮內地先困。邊境早涼。虜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于此際。或誤指蹤。臣方冒寵以守藩。獨獻言而阻衆。蓋以暮景殘光。所餘無幾。酬恩報國。正在此時。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翫寇。臣復有萬全之策。願達四聰之聽。唯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惠綏疲羸。使之富庶。自然邊烽不警。外戶不扃。率土歸仁。四夷慕化。殊方異俗。相率來庭。蠢彼契丹。獨將焉往。又何必勞民動衆。賣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爲之功。最大如斯。吊伐是爲萬全。臣又思之。陛下非次興兵。亦恐出于偏聽。貪功之輩。專務傾邪。意爲身謀。豈思大計。但欺君而是念。實害政以自居。事成則獲利于身。未成則貽憂于國。苟至于此。爲之奈何。昨來緣取幽州。未審誰畫其策。虛實之效。悉已彰明。望推其人。寘之刑典。庶昭聖德。以厭羣情。俾姦僞之心。于茲知懼。忠良同德。皆務竭誠。臣欲露肺肝。先寒毛髮。遲疑數日。未敢措辭。又念往哲垂終。尙聞屍諫。微臣未死。安敢面諛。然知逆耳之言。非是安身之計。其如位高祿厚。才薄命輕。將酬國士之心。豈比衆人之報。投荒棄市。甘俟于顯誅。竊寵偷安。不寧于方寸。惟期至聖。曲照愚衷。

論彗星

趙普

臣伏觀御批劄子云。所爲妖星。謫見引證古今。莫知所措。自旦及暮。莫敢遑寧。臣等伏捧真蹤。同承聖旨。兢兢戰懼。各不勝任。其間老臣。最負深過。三十年之重任。但愧叨塵。一千載之明君。將何輔弼。忝列三台。

之首。慙無一日之長。自知政術疎遺。寧免妖星謫見。被苦者無由披訴。偷安者不敢指陳。雖衆議以明知。柰皇情而莫惻。隱蔽之咎。惟臣最多。甘俟嚴誅。仰期待罪。今則人心頗鬱。上象自差。起狂夫思亂之謀。生醜虜犯邊之計。天時人事。不比尋常。唯有今年。倍須保護。伏審陛下。初知妖異。親諭德音。便欲遍與恩澤。優加賞賜。既發一言之善。須增百福之祥。令由惠物之心。必有變災之望。纔經旬朔。似有改移。竊聞司天臺內。妄陳邪佞之言。深惑聖明之聽。惟云妖異。合滅契丹。臣竊慮俱是諂諛。未明真僞。乞加詢問。須見實情。乞問司天臺內。所有前件奏未。委按何經典。臣今將所按經典。逐件進呈。伏望陛下。親賜看詳。便知可否。臣聞五星二十八宿。與五嶽四瀆。皆在中國。不在四夷。而又尚書堯典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豈可契丹封疆。不屬萬方之數。臣今老邁。豈會陰陽。惟將正理參詳。以前書證驗。三墳五典。必可依憑。今錄到故事五件。謹分析如後。一按漢書天文志。及諸書云。歲星辰見東方。行疾則不見。不見則變爲妖星。石氏云。撓搶爲天棊。音棊又曰。彗星所爲掃也。其本類星。其末類彗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彗狀如箕。亦爲孛。孛然如粉絮。形狀雖異。其殃一也。皆是逆亂凶悖。非常惡氣之所生也。見則爲兵爲患。除舊布新之狀。不有大亂。必有大兵。天下合謀。暗閉不明。破軍流血。死人如麻。哭聲遍天下。干戈並出。四夷來侵。餘災不盡。下爲水旱飢疾凶惡之事。不可具載。又云。凡關天象變異。下方必有災殃。如人臟腑有疾。亦先形于面色。象不虛發。惟聖德可以消除。一按左傳云。齊有彗星。只出齊之分野諸國不見齊侯使禳之。禳以術除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諂。諂疑也不二其命。若之何。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也。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無益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義翼翼共也。聿述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

之國歸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政民卒流亡逸詩也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政

若德回政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其後齊國果有田氏篡奪之禍國有穢惡彗星不

可以一按晉書天文志魏文帝黃初六年五月壬戌熒惑入太白一按蜀記魏明帝問黃權曰天下三分禮也

鼎立何地爲正對曰當驗天文即可知也往昔熒惑守心而文帝崩矣吳蜀無事此其驗也時魏文帝居

居西一按梁書武帝大通元年熒惑犯南斗梁武帝跣足下殿走以厭之是年後魏孝明帝崩武帝歎曰中國蜀先主

索虜亦應天道時後魏孝明帝居中一按唐書云高宗總章元年四月有彗星見于五車上避正殿減常

膳令內外五品以上各上封事極言得失許敬宗上言星雖孛而光芒小此非國眚不足上勞聖慮請御

正殿復常膳高宗不從敬宗又曰星孛而東北王師問罪此高麗將滅之徵上曰我爲萬國之主豈得推

過于小蕃哉二十日而星滅其許敬宗者本諂佞人也乃是希高宗旨贊成廢王皇后立武昭儀并殺長孫無忌者不正由道因此作宰相身死之後定諡爲謬右具如前

今檢尋故事聞達宸聰冀將師古之文聊證順情之說伏況陛下勤求理道獨出前王雖然彗星呈妖自

有皇天輔德臣所願者除舊布新之事專乞陛下親行變災爲福之祥乃爲陛下已有如此則商高宗之

桑穀遂至中興周武王之資財須行大賚伏望陛下恭承天戒大慰物情明施曠蕩之恩更保延長之祚

蓋緣凡關世事否泰相逐倚伏盈虛豈能常定聖朝開國三十年國富兵強近古無比諸方僭僞並受驅

除無一國不亡無一人敢敵可謂鞭撻宇宙震懾華夷若非聖德神功終恐兆民未泰戰爭勞役寧有了

期雖哲后修仁本意固無于虧闕而羣生造業隨緣有近于感招儻時運以相逢于聖賢而不免堯水湯

旱乃是明徵臣又竊聞陛下自觀星文深勞帝念轉積動天之德思覃及物之恩則知多難興王傳聞于

往昔殷憂啓聖。實見于當今。可謂何福不生。何災不滅。臣今誠懇。思達冕旒。仍須面具數呈。不敢形于翰墨。伏恨言詞。蹇澁。氣力衰羸。步履猶難。未任拜跪。自從發動。多有風涎。如或一息不來。便憂一詞難措。以茲情抱。實有感傷。乞于閑暇之時。伏望略賜宣喚。貴將微細。皆具奏聞。兼緣臣久負過慙。因此合專陳首。伏以臣謬將鄙拙。虛受恩榮。既不能致主安民。又不能除奸殄寇。叨據秉鈞之任。忽招如彗之妖。方抱恥于朝廷。實難安于祿位。伏況前代。每逢災變。必先冊免三公。今遇盛時。乞行嚴憲。明加黜責。用激忠良。臣無任負愧懷悚。戰懼兢惶待罪之至。

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

田錫

臣伏念自忝諫垣。今已周歲。無一言可禪時政。無一善上答君恩。蓋以陛下文明。無事可諫。朝廷公共。無事可言。然尸祿曠官。憂慙益切。盡忠補過。夙夜寧忘。今輒以軍國要機。朝廷大體。布在一疏。上達四聰。乞陛下寬鈇鉞之誅。容微臣盡芻蕘之見。所謂冒萬死而不顧。當可言而不疑。又伏念陛下登位已來。未嘗罪一直言。未嘗戮一敢諫。天慈寬裕。睿鑒昭彰。雖前王好諫之心。未如陛下。諫官敢言之節。不及古人。不唯負陛下超擢之恩。抑亦虧臣子公忠之道。何以安一膳之飽。何以安一裘之溫。胡顏立侍從之班。無藝帶清華之職。碌碌隨衆。遑遑惜身。不如馬之代勞。不及犬之吠盜。臣所以奮發之志。思有所伸。激切之詞。不敢自隱。伏乞陛下察而恕之。又望陛下容而用之。臣所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今爲陛下引喻而言之。臣聞古先聖人。牢籠天下。弛張睿略。舒卷人心。使萬人之心如一心。四海之意如一意。其若馭馬。又如鑄金。善馭者。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善鑄者。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失其機。又失其時。則

萬人不一心。四海不一意。亦猶不善馭馬。不善鑄金。使之馳而不馳。使之止而不止。使之圓而不圓。使之方而不方。若是則危與亂雖未萌。而不得不憂。機與時雖未失。而不得不懼。故古人云。居安思危。又曰。理不忘亂。臣每念有唐之末。天下分離。中原土疆。不過千里。自先帝恢張皇業。開闢天下。平吳取蜀。易如破竹。唯河東遺孽。終不能平。洎陛下。一舉取之。功名光大。世宗先帝所不及也。然自河東破後。聖駕迴旋。諸軍之心。皆望賞賜。四海之內。亦俟霑恩。豈謂陛下未覃賞捷之恩。未行策勳之禮。經今二載。所謂踰時。今北方之戎。不來朝貢。幽州孤壘。未復封疆。臣以國家兵甲之強。朝廷物力之盛。滅戎人甚易。取幽州不難。然自古制御番戎。但在示之以威德。示之以威者。不窮兵黷武。不勞人費財。示之以德者。比之如犬羊。容之若天地。或來朝貢。亦不阻其歸懷。或背驩盟。亦不怒其侵叛。臣伏慮陛下以幽州未取。戎賊未平。一旦又來擾邊。萬乘復思再駕。欲快聖意。欲展睿謀。雖舉必成功。動無遺筭。然臣請陛下。或展郊禋之禮。或行封禪之儀。因此賞河東之功。因此示策勳之信。人心懈怠者。復悅。軍功勞苦者。終酬。帝澤滂沱。物情通泰。所謂陛下駕馭其意。鎔鑄其心。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不以威信鑄其心。恩惠馭其意。臣恐使之馳則止。使之圓則方。當是時。陛下必念臣今日之言。陛下必思臣今日之諫也。此謂軍國之機一也。又念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師老費財。兵書曰。鈍兵挫銳。臣聞聖人。不務廣於邊鄙。唯務廣於德業。武有七德。陛下何不廣之。天生四夷。陛下何須取之。必若聖德日新。皇風日遠。遠夷自然入貢。外域自然來降。苟不來降。又不入貢。彼國自有災癘。彼人自罹凶荒。尚書曰。惟德動天。又曰。四夷來王。周易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天且弗違。況四夷乎。臣嘗讀韓詩外傳。言成王之時。越裳來貢。九驛而

至周公問其所來。其人曰：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合往朝之。昔太宗征遼，魏徵苦諫，及貞觀太平之後，天下州郡三百有六十，羈縻之州有八百，屯田置戍，悉在外荒，豈是一一加兵，然後方來內附。今陛下取交州何速，況大國取交州何用。交州謂之瘴海，去者不習土風，兵在彼中，留滯頗久，願陛下且罷斯役，暫息南征。交州未平，不足損陛下功業。交州既得，不足光陛下威聲。臣但以師老費財爲可圖，鈍兵挫銳爲可惜，蓋征討之役，費用非輕，皆生民苦力之財，悉諸國所供之賦。乞陛下惜輕費之用，望陛下念征戍之勞，此謂朝廷之大體，一也。臣嘗讀六典，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諫。臣又讀唐書，見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駁謂駁正，詔書之所失。又起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天階之下，備書王者之言。今來諫官寂無聲采，設使詔書有所失，審制敕有不可行，給事中不敢封還而不行，不敢駁正其所失，給諫既不敢違上旨，遺補又不敢貢直言，其次起居郎起居舍人，不得立軒陛之間，不得紀言動之事，使聖朝好事，或有所遺而不聞，致陛下德音，或有不知而不錄，加之御史不敢彈奏，左右丞今尙闕員，又中書舍人是陛下近臣，司陛下誥命，臣每於起居日，但見其隨班而進，拜舞而迴，未嘗見陛下召之與言，未嘗聞陛下訪之以事，臣慮其各有所見，欲待問而方言，各有所陳，欲因便而方奏，伏乞陛下或詢訪以事，或宣召與言，冀各盡其誠心，兼得觀其器業。又今三館之中，雖有集賢院書籍，而無集賢院職官，雖有祕書省職官，而無祕書省圖籍，臣伏讀去年九月十一日所降制敕，條貫百官，仍於朝堂習儀，及委憲司申舉，此則陛下思復古道，大振朝綱，臣唯見所習者儀，未見所舉者職，如職業各舉，則威儀自嚴，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禮法。

何患百官不整肅。何患庶政不允釐。臣乞今後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起居郎得以紀錄言動。御史得以彈奏諫官。得以抗言。左右丞得以糾轄臺司。中書舍人得以祇應顧問。中書舍人得備顧問。則皇猷日新。左右丞得轄臺司。則風憲益整。諫官抗言。則陛下聞所未聞。知所未知。御史彈奏。則百僚震悚。一人尊嚴。起居郎得在左右。則盛時無遺。國史大備。給事中得以封駁。則詔勅無誤。出政事無錯行。此則朝廷之大體二也。今天下一家。海內萬里。四方所湊。輦闈萬貨所歸。京師富盛。軍營馬監無不高嚴。佛寺道宮悉皆壯麗。陛下又新西苑。復廣御池。池若漢之昆明。苑若周之靈囿。足以爲陛下宴遊之所。足以見聖朝宏大之規。唯尙書省是前代所營。公署低隘。南宮二十四司不在其間。六尙書無本廳。諸郎官無廨宇。至於九寺三監。寄在內前廊下。加禮部無貢院。試處非省垣。每年考試舉人。權就武成王廟。非太平職司之制度。非清朝文物之規儀。乞陛下俟西苑畢功。御池罷役。重新省寺。用列職官。此則朝廷之大體三也。臣又每於行路之次。見有羈錮之囚。荷以鐵枷。不覺自駭。不知其所犯何罪。又不知其囚。復是何人。臣謹按刑統。準獄官令。枷杻各有短長。鉗鑕各有輕重。制度尺寸。並載刑書。未見以鐵爲枷者。也。凡今州縣欲笞一小罪。繫一輕囚。必詳格文。盡依典法。奉國家所頒之律。遵法寺所定之科。以鐵爲枷。事出法外。伏乞陛下釐革此法。免傷皇風。昔唐太宗因看明堂圖。見人五臟皆系於背。聖慈惻隱。於是免人徒刑。況太平之時。將刑措而不用。至仁之主。宜欽恤以居先。此則朝廷之大體四也。臣所言者。要機乞陛下審而察之。所舉者。大體乞陛下採而用之。臣不任感恩思報。激切屏營之至。拜手頓首。謹言。

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用捨無惑。思慮必精。夫動靜之機。不可妄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釋騷。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爲捷。矜捕斬小勝爲功。賈怨結仇。乘秋致寇。召戎起釁。職此之由。伏願申飭將帥。審固封守。勿尙小功。許通互市。素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三農之業。亭障之地。可積十年之儲。前歲倣擾邊陲。親迂革輅。今茲張皇聲勢。頗動人心。若獫狁來侵。六龍夙駕。戎羯旣退。萬乘方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內。所以五月兵不得分屯。農時人不得務斂。勞頓數耗。可勝言乎。軍國大端。固當慎始。戎族未亂。未煩強圖。狄勢未衰。何勞力取。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旣心服而志歸。則力省而功倍。自古貪利荐食。不獨匈奴。邀功起戎。亦自邊將。當鑒前軌。以恢永圖。昔漢安帝時。東夷犯境。連年不息。漢頗患之。其主云亡。其子繼立。漢乃命使弔之。東夷感悅。還漢生口。一隅晏然。至於南蠻。亦嘗畔渙。始由邊吏增賦。乘怨爲寇。光武時。西戎犯邊。班彪請置護羌校尉。通其貨之有無。治其人之冤枉。塞垣遂安。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輒發。理在深謀。臣又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國家務大體。求至理。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爲君有常道。爲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理也。帝王之道。忌萌欲心。漢武帝躬秉武節。遂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往伐遼東之國。率義動之衆。徇無厭之求。輸常賦之財。奉不急之役。是捨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夷狄遺種。殺之更生。是勞而無功也。位下秩卑。敢言者少。言而見聽。則進而無疑。言而不從。則退而懼罪。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

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誅而赦。則姦宄之心。或有時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忠勇之人。或無心而利國。可賞而罰。則有以害勤勞之功。可罰而賞。則有以利僭踰之幸。能審利害。則爲聰明。以天下之耳聽之。則聰。以天下之目視之。則明。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惟此聰明。在無壅塞。盡去相蒙之弊。乃協知幾之神。臣又謂取捨不可以有感。故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思慮不可以不精。故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不憂。恢復弔伐之名。雖建洪業。可否禍福之實。宜留聖心。願陛下精其思慮。決其取捨。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爲國大計。不得不然。

諫北征

張齊賢

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尙衆。幽燕未下。輦運爲勞。以生靈爲念乎。臣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卽權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專典。皆自山後轉般。以援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爲我有者。蓋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寨。入寇則田收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而反保境偷生。畏威自固。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則戎狄之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則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

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爲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乎爭尺寸之事？角夷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夷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它焉，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旣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所慮羣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剋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者，彼爲此效，相習已久，至于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斂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謹擇通儒，分路探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河東，有僞命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以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利于民事，委長吏聞奏，如敢循常，不以聞白，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竊地之醜，沙漠偷生之虜，擒之與屈膝，在術內爾。

宋文鑑卷第四十二

奏疏

請除非法之刑

錢易

應詔言事

王禹偁

論宰執不許接客

謝泌

論兩省與臺司非統攝

李宗諤

論靈州事宜

楊億

論澶淵事宜

寇準

諫幸汾陰

孫奭

又諫幸汾陰

孫奭

請除非法之刑

錢易

臣竊聞聖人之爲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上下無信。是故刑之設也。蓋國家不得已而用之。約禮從輕。察罪肆赦。聖人實有憫傷之心焉。是以刑之用。期于無刑爾。非欲毒於民也。凡有罪之獄。則五辭五聽。無有疑屈。然後擇其時而行之。又痛其不可盡行。乃施許贖之典。則君之省刑愛民。斷可知矣。堯之時。誅四罪。止曰。殛鯀于羽山。竄三苗于三危。放驩兜于崇山。流共工于幽州。何獨不言殺鯀。誅三苗。戮

驩兜、斬其工于其處。然此四者皆殺戮滅絕之典也。蓋堯之仁聖而四者雖凶，尚惡言殺，是故國之慎者莫先乎刑。刑之傷者無甚于殺，乃修其法式以節其用，貴刑踰法。法有所據，不本於法，則刑黷。刑黷則法無據。法無據則國政暴，國政暴則臣不敢言，臣不敢言則一人專，善惡之心以獨理天下，獨理不及則幾于亂矣。秦任商鞅，仁智不行而厚於法，天欲喪秦而始皇復酷於民，棄三代之法，恣一時之威，行肉刑族誅之制，爲秦民者皆冤之。殘害父母之體，令受苦痛，一人有過而九族遭戮。漢祖旣入關，蕭何以文無害居宰相，故約秦之法爲三章。文帝有德，詔除肉刑。此蓋秦漢是非，明在簡策。夫古之肉刑者，劓、椽、鯨、剔之類。然此刑者非死刑也，以其身命尙存，令受是刑，後代尙以慮而絕之。死刑者有二焉：大斬、小絞。絞者以首領猶全，故分二等。百代奉之以爲常法，有司承式，罔敢增變。竊見近代已來，非法之刑異不可測，不知建於何朝，本於何法。律文不載，無以證之，亦累代法吏不敢言而行之。至于今日，或行劫殺人，白日奪物，背軍逃越，與造惡逆者，或時有非常之罪者，不從法司所斷，皆支解、斃、割、斷、截、手足、坐釘、立釘、懸、背、烙、筋、及諸雜受刑者，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之聲未息。置之闔閭以圖示衆，四方之外長吏殘暴，更加增造，取心活剝，所不忍言。十五年前，杭州妖僧爲變，數歲前蜀部兩迴作亂，事敗之後，多用此刑，亦恐仁聖之朝不能除之，則永爲訛法。今蓋以已死之刑復加斃，斃斷割，此卽古之五虐之刑，不酷於今矣。凡罪當死，故重矣。刑止于殺，則絞斬行焉。復使先受苦痛，斃截斷割，然後就刑，然亦非欲黷於刑所貴，誠於後人令無犯者。臣淳化中，寄居壽春縣，見巡檢使生釘一賊於集衆之際，有盜人物者，此豈嚴刑可誠乎？若使嚴刑可誠，則秦之天下無一黔首爲盜賊矣。漢文措刑亦亂國矣。三代已來，躋民仁壽。

當先刑矣。齊之以刑，亦不當言民免而無恥矣。臣愚見以謂一人愛民，民亦愛一人。既愛於上，則奉上而懼。苟以嚴刑欲誠，則懼雖未至，而怨已深伏。惟陛下仁理天下，德感中外，事天地如父母，愛赤子如嬰孺。憊僞悉蕩，祥瑞疊現。古帝王不能行之者，皆行之。近代未復古者，悉復之。臣恐近世非法之刑，非陛下能除之。則後代相承，益爲常行矣。臣又竊見唐太宗以人之五藏繫于背，有罪者仍不令鞭背，蓋慮傷其命。故于今稱善理天下，能致社稷，皆曰文皇放死罪四百，令歸畢農，然後就法。至期而無一人不到者。此豈在嚴也。且近廣州僭稱帝號，理廣以酷施于毒刑，湯煎鋸解，靡所不至。廣民冤之，立於刀刃。今之史傳，貶以尙刑。太祖神德皇帝平之而絕其法。廣之民于今歌頌鼓舞，方保其生死亦無怨。今或非法之刑不除，亦恐政闕。況剖心剖脛，獨夫受行之，已爲萬古所笑。今以此爲刑，臣恥之。陛下必亦恥之。非臣盡心報政，孰肯言於陛下。非陛下大聖仁慈，孰能信臣而行之哉。臣不勝深有所望，乞自今後明下詔書，斷天下非法之刑，止存絞斬，則仁政王道盡在此矣。陛下從而行之，則誅臣一身愚直之罪，亦幸矣。

應詔言事

王禹偁

伏覩陛下卽位赦書云：所宜開諫諍之路，拔茂異之材。又奉御史臺告報，准詔命內文武臣僚，並許直言極諫。此實陛下誕彰聖德，廣達民情，速致時雍，追用古道之深旨。抑亦宗社無疆之休，軍民莫大之幸也。臣才雖無聞，諫則有素。先皇帝時，初拜右正言直史館，卽日進端拱箴一篇。又上禦戎十事，蒙先朝采納。擢陞綸閣，判大理寺。時抗疏論道安之罪，執法雪徐鉉之冤，貶官商山。咎實因此。尋沐徵用，再塵諫垣。又上李繼遷便宜寢而不報，俄忝內庭兼駁正，亦嘗改更宣命，封還敕書。雖無報於朝廷，蓋粗伸於職業。伏

遇陛下。欽奉顧命。惟懷永圖。嗣位之初。赦書既如彼。聽政之後。詔命又如此。臣苟有所見。隱而不言。是上負先帝用人之心。下孤明主求諫之意也。臣死罪死罪。頓首頓首。伏以聖朝享國四十餘年。邊鄙未甚寧。人民未甚泰。求利不已。設官太多。今陛下治之惟新。救之在速。臣伏慮書生執言。有奏陛下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不知古今異制。家國殊塗者也。假如帝堯既殂。帝舜在位。堯時有八元未進。四凶未除。舜乃流放。舉用善惡兩分。未聞後之人曰堯不及于舜也。舜不孝于堯也。伏惟陛下。遏老生之常談。奮英主之獨斷。則天下幸甚。謹緣軍國大政。奏事五條。儻稍動於聖心。庶大開於言路。其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胡虜。西有繼遷。胡虜雖不犯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爲陛下。卽位之始。當順人心。宜敕疆吏。致書虜臣。使達犬戎。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之罪。復與夏臺。臣頃在翰林。見繼遷上表云。乞取殘破夏州。以奉拓跋氏祭祀。先皇帝雖有批答。只許鄜州節度。緣繼遷本是反側之人。豈肯束身歸國。所有詔命不行。今陛下嗣統。大振皇威。亦恐繼遷令人進奉。因舉前事。彼必感恩。此亦不戰而屈人之師也。如其不從。則備禦誅擒。皆有方略。且使天下百姓。知陛下屈己而爲人也。或曰。富國彊兵。不可示人以弱。此乃誇虛名。而忽大計者也。其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伏以乾德開寶已來。國家之事。臣所目觀。當時東未得江浙。漳泉南未得荆湖。交廣朝廷財賦。可謂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虜。國用亦足。兵威亦彊。其義安在。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乎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今誠能簡銳卒。去冗兵。而委之。

以將帥用恩威法令駕馭之。資之以天下之財賦。而曰兵不振。用不豐。未之有也。臣愚以爲陛下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以高枕而治矣。至于引唐虞比三代者。皆爲空言。臣所以不取。臣又見開寶中設官至少。何以驗之。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常記只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戶一員。今司門員外郎孫賁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別不除吏。當時未嘗闕一事矣。自後始有團練推官一員。今樞密直學士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陳廷山。通判閻諱。副使閻彥進。判官李延。推官柳宣。兵馬監押沈繼明。監酒稅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于曩日也。問其人民。逃于昔時也。一州旣爾。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已來。取爲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方今可爲盡矣。何以知之。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宰相王涯。始建稅茶之法。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東師以濟。今則錢數百萬矣。民何以堪之。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也。其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爲官擇人。士君子行脩于家。學推于衆。然後薦用。登之于朝。故從政而政和。臨民而民泰。自三代涉兩漢。雖有沿革。未常遠去此道者也。隋唐已來。始有科試。得人之盛。與古爲侔。然自唐初。終太祖之世。科試未嘗不難矣。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重以周高祖之後。外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先皇帝毓德王藩。觀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捨短從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亦近萬人。不無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如臣者。容易中一人爾。臣愚以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汎取。二十載之需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伏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于

吏部銓擇官材。亦非帝王躬親之事。比來五品已下。爲之旨授官。今則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太祖已來。始令後殿引見。因爲常例。以至先朝。調選之徒。多求僥倖。或以哀鳴泣涕。便獲起資。或以捷給山呼。便陞京秩。遂使長定格。真同長物。吏部官只若備員。既無恥格之風。漸多闕茸之吏。臣愚以爲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勅注擬。其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唯有四民。治民者士也。故受養于農。工以造器用。商以通貨財。皆不可闕也。而兵不在其數。蓋用井定之法。農卽兵也。有事則戰。無事則耕。自秦已來。以彊兵定天下。故戰士不服農業矣。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而爲五也。所以農益困。然而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也。但使帝王之道。不得與三代同風。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脩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民而爲六也。故魏晉而下。治道不及于兩漢。有唐大儒韓愈。諫憲宗迎佛骨表云。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二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十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歲。舜禹皆壽百餘歲。當時未有佛也。是知古聖人不事佛以求福。古聖人必排佛以救民。假使天下有僧萬人。每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疋。是至儉也。而月有三千斛之費。歲有一萬疋之耗。何況五七萬輩哉。而又富僧鉅髡。窮極口腹。一齋之食。一襲之衣。貧民百家。未能供給。此旣不能治民。又不能力戰。不造器用。不通貨財。而高堂邃宇。豐衣飽食而已。不曰民蠹。其可得乎。臣愚以爲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若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効。斷可知矣。陛下深鑒前王。精求理本。亟宜沙汰。以厚生民。若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載。不令度人。不許脩寺。使自銷鑠。漸而去之。亦救弊之一端也。又其五曰。親

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譽謬之士。知進而不疑。姦纖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今天下言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堯舜之道。具在方冊。是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作司徒。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咎繇作士。明五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大哉堯之爲君。可謂委任責成而無疑矣。或曰。誠如是。堯有何功德耶。臣曰。有。知人任賢之德爾。雖然。堯之道。去世遼遠。恐不可復。臣以近事言之。唯有唐之政。可以損益而行焉。臣讀元和賢相裴垪傳。憲宗嘗命垪銓品庶官。垪奏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以陛下之明。擇數十人。諸司長官常恐不逮。若更令臣擇庶官。恐非致治之要。當時識者以垪爲知言。伏望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旣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取僚屬。則垂衣而治矣。所謂忠良譽謬之士。知進者也。臣又聞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又曰。浸濶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矣。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褻者。言皆賢也。夫小人之徒。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政。心惟忌賢。非聖帝明王。不能深察。臣又按舊制。南班三品。尙書方得登殿。比者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或因遺差。亦得陞殿。惑亂天聽。褻黷至尊。無甚于此。伏望陛下振舉紀綱。尊嚴視聽。在此時矣。不可不思。所謂姦纖傾巧之徒。知退者也。臣愚以爲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難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今若不去冗兵。不併冗吏。不難選舉。不禁僧尼。縱欲滅人民之賦。寬山澤之利。其可得乎。伏惟陛下承二聖之貽謀。鑒千古之治道。明比日月。幾先鬼神。聖智所周。不遺一物。英斷所及。出于百王。而又三事大臣。受遺輔

政豈容郎吏。輒議國經。蓋以臣素被寵光。常思報効。有所貯蓄。不敢緘藏。臣又念詔書云。言之而不用。罪在朕躬。求之而不言。咎將誰執。臣不勝大願。所以輒進狂瞽。上干冕旒。伏惟陛下踐詔書之言。則天下幸甚也。謹齋戒拜疏。實封附遞。以聞。惟陛下寬其罪而念其誠。以來諫諍之路。則臣死無恨矣。

論宰執不許接客

謝泌

伏觀明詔。宰執樞密使。不許接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疎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得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非接見羣官。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羣官請見咨事。略無解衣之暇。古人有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若政在大夫。祿去公室。國祚衰季。強臣擅權。當此之時。乃可爲慮。今陛下鞭撻宇宙。揔攬豪傑。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今日之謂也。奈何疑執政爲衰世之事乎。昔孔光不言溫室中樹。顧雍封侯三日。家人不知。謝安石對客圍碁。捷書至而客不覺。大臣當密慎如此。雖妻子猶不得聞。況它人乎。使非其人。當斥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設若杜公堂謁見之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託之漸。豈無它徑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大臣展四體以報陛下之道也。王禹偁昧於大體。妄有陳述。上累聖德。蒙蔽聰明。狂躁之言。不可聽用。

論兩省與臺司非統攝

李宗諤

臣按通典。敍職官。以三師三公。門下中書兩省爲先。而會要亦以兩省爲首。惟六典準周禮六官。以尙書省官居上。而兩省亦在御史臺之前。此不相統攝一也。唐開成三年。御史臺奉宣。今後遇延英開。擬中謝

官委臺司前一日。依官班具名銜奏。其兩省官。卽令本司前一日奏。是兩省得以專達。此不相統攝。二也。朝會圖。門下省典儀設版位。御史中丞班。在丹墀上。兩省官後立。此不相統攝。三也。故事文武百官內殿起居失儀。左右巡使奏。文武班內有官失儀。請付外勘當。如兩省官失儀。卽奏云。供奉班內有官失儀。請付所司。以此言之。惟兩省官失儀。左右巡使不敢請付外勘當。此不相統攝。四也。又御史臺止奏南衙文武百官班簿。門下中書兩省各奏本省班榜子。此不相統攝。五也。文武常參官。每遇假告。皆經御史臺陳牒。惟兩省官。自左右正言以上假告。直經宰相陳牒。遇正衙見辭謝。文武常參官。皆於朝堂四方館陳狀。兩紙。惟兩省官。止陳狀一紙。旣不與百官敍班。亦無臺參之禮。此不相統攝。六也。文武常參官幕次。並在朝堂。惟兩省官。在中書門內。每遇殿起居。及大朝會。讖集。並設次在御史中丞之上。蓋地望親近。在憲司之右。此不相統攝。七也。五代開延英奏事。先宰相。次兩省。次御史中丞。次三司使。次京尹。及常朝敍班。御史中丞羣官先入。次東宮保傅。次兩省官。次左右僕射。及朝退。僕射先出。兩省官次。東宮保傅次。御史中丞羣官夫以後入。先出爲重。不相統攝。八也。伏以中書門下兩省。自正言以上。皆天子侍從之官。立朝敍班。不與外司爲比。故在正衙。則與宰相重行。而立通衢。則與中丞分路而行。常參。則師傅入於兩省之前。朝會。則臺官次於兩省之後。地望特峻。職業有殊。官局之間。不相統攝。御史臺每牒本省。並不平空。所以本省移報。亦如其儀。而文仲止憑吏人之言。遂有聞奏。且無典章爲據。伏况臺憲之職。所宜糾察奸邪。辨明冤枉。廷臣有不法之事。得以彈奏。下民有無告之人。得以申理。而於文牒之內。爭平空與不平空。其事瑣細。烏足助於風威哉。

論靈州事宜

楊億

臣讀舊史見漢武北築朔方之郡平津侯諫以爲罷敵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辯士朱買臣等發十策以難平津不能對臣以爲平津侯爲漢賢相深明經術習知利害屬武帝以雄俊自任志在開拓買臣等以詞辯獲進並侍左右前史又稱平津每朝會論議但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諍由此言之非不能折買臣之舌蓋所以將順人君之意耳卽朔方之非便有自來矣且地在要荒之外固聲教不及元朔中大將軍衛青攘却匈奴取其河南地以列置郡縣今靈州是赫連昌地後魏置州蓋朔方之故墟匈奴之舊壤僻介西部懸絕諸華數百里之間無水草烽火不相應亭障相望當邊境謐寧羌戎卽敍道路不壅饑饉無虞猶足以張大國之威聲爲中原之扞蔽自胡鷁作梗邊邑屢驚雜虜爲其脇從兇黨因而猖熾待之以爵賞頗驕蹇而不恭討之以甲兵又遁逃而無復凡有贏糧之役必興狙擊之謀每至靈武轉輸大須發卒防援離去內地皆無鬪心經涉畏途多有菜色自曹光實白守榮馬紹忠及王榮之敗資糧屏屨所失至多將士丁夫相枕而死以至募商人入穀輸帛償以數倍之賈復於積石之孤壤別築清遠之一城邊民釋騷國帑匱乏旣不能制黠虜之死命又不能救靈武之急難數年之間兇黨逾盛靈武危堞歸然僅存河外五城繼聞陷沒但堅壁清野坐食糗糧閉壘枕戈苟度朝夕且使賊遷橫行沙漠俶擾疆陲擊列鎮之戍兵侵屬國之蕃部雖有警急無俟望而得知縱或憑陵但繕完而入保未嘗出一兵馳一騎敢與虜角此靈武之存無益明矣平津所言罷敵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正今日也臣以爲存之有大害棄之有大利且如國家募人入粟償以十倍之直發卒轉餉涉茲不毛之地此古人所

謂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毆民於死地者也。今或棄之。卽可以歲省戍卒。分守內郡。一卒之費。可給十夫。國家無飛芻輓粟之勞。士卒免暴露流離之苦。必謂廢之。卽虧失土地。傷損威重。且如堯舜夏禹。聖之盛者也。地不過數千里。而明德格天。四門穆穆。武丁成王。商周之明主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太原。而頌聲並作。號爲至治。及秦漢拓土窮兵遠略。雖疆理益廣。而干戈日尋。府庫之資財屢空。生靈之肝腦塗地。校功比德。豈可同年而語哉。夫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蟻壤不塞。將漏山阿。今靈武之存。爲害甚於蝮蛇。供饋之費。爲蠹逾於蟻壤。無鴻毛之益。有泰山之損。豈可忽遠大之略。徇悠悠之談。昔西漢賈捐之。嘗建議棄朱崖。當時公卿亦有異論。元帝能排衆多之說。奮獨見之明。下詔廢之。人頌其德。元帝之意。寧欲自棄其地。當其內屬爲郡。固已置吏而拊循。及其稱兵構亂。豈可勞民而征戍。故其詔書曰。議者以棄朱崖。羞威不行。夫通于時變。卽憂萬民之饑餓。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避不嫌之辱哉。臣以爲正與今日靈武之事相類。必以失地爲言。卽燕薊八州。河湟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爲。議者又以西北諸蕃戎馬是產。資其控制。以通貿易。環慶諸州內附蕃落。藉其屏翰。以免驚騷。此又迂闊之甚。且戎人爲利所誘。故互市於邊關。蕃部之族自強。故能庇於種類。必來寇於環慶。固無隔於藩籬。百雉危城。千里懸隔。自救不暇。豈及於他。議者又以其土田沃饒。有漢陂之利。恐賊遷因而播種。益以富強。況戎人但以攻剽爲能。罔知耕稼之事。河隴之外。棄地甚多。延袤百城。提封萬井。西漢屯田之所。疆畔猶存。儻事力耕。可以積穀。何必獨耕靈武。乃能足食。若靈武於賊有大利。卽是必爭之地。當朝夕攻取。豈至於今。皆爲孟浪之談。殊非經久之計。況又歲有調發。動致寇攘。借寇兵而齎盜糧。竭民力而耗國

用爲患之大。無出於斯。雖庸人豎子。亦知其可棄也。若或精選單介。問道而行。齎持詔書。宣布王命。令其盡焚廬舍。自拔而歸。丁壯悉令持兵。老幼以之襁負。古稱歸師不可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當此之時。人百其勇。臨難思免。其鋒莫當。又須申命偏師。揚言出塞。軍聲旣振。賊勢自分。卽靈州東遷之民。不虞邀擊之患。雖有剽劫。易爲枝梧。且國家所惜者士民。所急者財用。豈可以驍果之旅。委於餓虎之蹊。府藏之實。填於廬山之壑。今若棄去靈武。退守環慶。卒免戍於絕域。民思保其室家。供饋不出於郊圻。恩德自淪於骨髓。民力不竭。士氣易揚。何敵不摧。何戎不克。陛下又憤茲黠虜。思欲剪除。臣以爲不可。黷武以窮兵。止可伐謀而制勝。臣竊料賊遷睢盱邊塞之外。倔強沙漠之中。協制諸羌。嘯聚不逞。無耕桑之業。無蠶織之工。爲鼠竊之謀。以資衣食。聚烏合之衆。以擾塞垣。致蕃夷之服從。用兇威而駢逼。非有厚利能誘其人。朝廷今廢棄靈州。每歲更無饋餽。絕其覬望。何所窺圖。平夏之西。池鹽斯在。先是貿易粟麥。用資餼糧。今條禁甚嚴。法網尤密。無敢踰越。漸致攜離。皆困賊遷之術也。臣竊見太祖朝。命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統之兵。纔五六千而已。關外之事。一以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覆。用能士卒効命。羌夷畏威。朝廷無旰食之憂。疆場無羽書之警。臣欲望於武臣中。選有將帥之才。知邊鄙之事者。三數人。分布諸郡。各量其所將兵多少。付之。除廩祿之外。賜一大縣租賦。恣其犒設。令開幕府。辟召髦俊。爲之僚佐。咨以策略。勇力之士。稟其指蹤之用。軍旅之政。許之便宜而行。儻賊遷侵邊郡。軍戍擾內屬蕃部。並唇齒相援。腹背夾攻。或戰馬正肥。戎士思奮。卽召發內屬討虜之羌。俘獲之餘。盡分麾下。且戎人利於降附。蓋迫兇渠。儻撓之以勁兵。示之以大信。懷荒振遠。推亡固存。出金帛以購酋豪。懸爵秩以寵降附。明立賞格。厚答戰

功卽賊遷之腹心。稍稍奔潰。親離衆叛。事去運乖。瑩瑩獨行。誰與爲伍。但塞外一胡人耳。安能與大邦爲讎哉。若欲成謀廟堂。功在漏刻。臣以爲北虜方黠。其材猶豐。腥膻之羣。如臂使指。未可以歲月破也。直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耳。如臣之策。祇得三兩驍將。付以一二萬精卒。以數縣租賦。給其用度。令分守邊郡。賊遷可以計日成擒。朝廷可以高枕無事矣。

論澶淵事宜

寇準

臣伏奉聖旨。壁畫河北邊事。及將來駕起與不起。至何處者。一臣伏觀邊奏。犬戎游騎。已至深祁以東。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虜騎。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刼。不惟老小驚騷。兼使賊盜團聚。直至天雄軍以來。人戶驚移。若不早張軍勢。必恐轉啓戎心。臣欲乞先那起天雄軍兵馬一萬人。往貝州駐泊。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部轄。若是虜騎在近。卽仰近城覓便掩殺。兼令間道將文字與石普、閻承翰。照會掩殺。番賊近召募強壯入賊界。燒蕩鄉村。刼殺人口。仍乞照管南北道路。多差人探報番賊。次第聞奏。及報天雄軍。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得軍勢。以疑敵人之謀。三則石普、閻承翰等。聞王師北來。壯得軍威。四則與邢、洺、地里不遙。張得犄角之勢。一隨駕兵士。衛扈宸居。固不可與犬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軍至貝州。兵馬大駕未起。已前不過三萬人。萬一犬戎至貝州。已南下寨。游騎漸更南來。卽須那起定州兵馬三萬以上。人騎令桑贊等。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手下兵士。出土門路。與定州兵馬會合。相度事勢緊慢。那至洺州以東。方可聖駕順動。假萬乘之天聲。合數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在定州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凝、楊延朗、田

敏等處兵馬。令作會合次第。及前來累降。指揮索拽。候抽移得定州河東兵馬附近。始得幸大名。一或恐萬一定州兵馬。被犬戎於鎮定間下寨。抽那不起。邢洺之北。游騎侵掠。天雄軍東北縣分。老大小段驚移。須是分定州三路精兵。差在彼將帥等會合。及分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兵馬。漸那向東。傍城寨牽拽。如此則犬戎必有後顧之患。亦未敢輕議懸軍深入。若是車駕不起。轉恐番戎殘害生靈。或是鑾輅親征。亦須過大河。卽且幸澶淵。就近易爲制置。會合兵馬。兼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宰司。素無奇略。卽承清問。合馨鄙誠。伏覩皇帝陛下。睿智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而決勝。尙猶虛己以詢謀。兼彼犬戎。頗乏糧糗。惟腥膻之衆。必懷首尾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圖深入。然亦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煩瀆天聰。伏增戰懼。

諫幸汾陰

孫奭

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舉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旣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園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祠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祠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爲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

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出。八月入者也。育養萬物。有人君之象。失時則爲異。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返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爲此者。不過効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誇示後世爾。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爲下襲漢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爲之。臣竊爲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閒。以畢臣說。

又諫幸汾陰

孫奭

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北虜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雖至。寧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於徒戍。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荐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戊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戎狄將無觀蹙於區脫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今姦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糜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爲可戒。誣下罔上爲可羞。撰造祥

瑞假託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飢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佞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夫天神地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籩豆簠簋。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

宋文鑑卷第四十三

奏疏

論天書

孫奭

諫作玉清昭應宮

王曾

論官制

孫何

請詢訪晁李

劉隨

請皇太后軍國常務專取皇帝處分

劉隨

洪州請斷祿巫

夏竦

答手詔條陳十事

范仲淹

論天書

孫奭

臣竊見朱能者。姦儉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陽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之。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離。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忱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

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爲李輔國劫遷。卒以餒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己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諫作玉清昭應宮

王會

臣伏聞朝廷設諫爭之官。防政治之闕。非其官而言者。蓋表其忠。況當不諱之朝。復忝非常之遇。苟進思之無補。懼竊祿以貽譏。臣伏觀國家誕受殊祥。薦膺秘籙。祚洪圖於萬葉。超盛烈於百王。陛下寅畏寶符。陟封名岳。功垂不朽。澤浸無垠。奉若之心。斯爲至矣。而清衷濬發。成命亟行。自經始已來。庀徒斯廣。輦他山之石。相屬於道塗。伐豫章之材。遠周於林麓。累土陶甓。揮錘運斤。功極彌年。費將鉅萬。掩祈年之舊制。踰槩日之前聞。輟貴近以董臨。假使權而領護。此如則國家尊奉靈文之意。不爲不厚矣。崇飾臺觀之規。不爲不壯矣。然則臣之愚懇。或異於斯。既有見聞。安敢緘默。臣以爲今之興作。有不便之事五焉。雖鳩僦已行。未可悉罷。苟或萬一采芻蕘之說。省其功用。抑其制度。亦及民之大惠。而憂國之遠圖也。所謂五者之目。請爲陛下陳之。且今來所創立宮。規制宏大。凡用材木。莫匪榱桷。竊聞天下出產之處。收市至多。般運赴宮。尤傷人力。雖云役軍匠。寧免煩擾平民。況復軍人亦是黎庶。此未便之事一也。邇者方畢封崇。頗

煩經費。今茲興造，尤費資財。雖府庫之中，貨寶山積，畚築之下，工徒子來。然而內帑則積代之蓄藏，百物盡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斂之惟艱。雖極豐盈，尤宜重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貴於謀始，智者察於未形。禍起隱微，危生安逸。今雙闕之下，萬衆畢臻，暑氣方隆，作勞斯甚。所役諸雜兵士，多是不逞小民，其或鼠竄郊鄙，狗偷都市，有一於此，足貽聖憂。此未便之事三也。王者撫御寰區，順承天地，舉動必遵於時令，裁成不失於物宜。靡崇奢侈之風，罔悖陰陽之序。臣謹按孟夏無發大衆，無起土功，無伐大樹。今肇基卜築，衝冒鬱蒸，俶擾厚坤，乖違前訓，矧復旱暵，卒瘁雷電，迅風拔木，飄瓦溫沴之氣，比屋罹災，得非以失承天地之明效歟。此未便之事四也。臣切聆中間符命之文，有清淨育民之誠。今所修宮闈，蓋本靈篇，而乃過輿剖擻之功，廣務雕鏤之巧。雖屢殫於物力，恐未協於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望遵祖宗之大猷，察聖賢之深戒，遷思回慮，懲往念來，詔將作之官，息勤苦之衆，輯寧羣品，對越高穹。如此，則遐邇宅心，人祇快望。必若光昭大瑞，須建靈宮，將畢相勞，聿爰成績。則臣敢效愚計，亦可必行。但能損彼規摹，減其用度，止光宗嫌名樸素，無取瑰奇，惟將之以誠明，仍重之以嚴潔。名數之際，加等是宜。實費之資，節斂爲要。俾四海之內，知陛下愛重民力之意，豈不美歟。昔太宗皇帝建太一上清等宮，亦不使窮極壯麗。臣竊惟陛下宜遵而行之，取爲法制，以示不敢踰。卽鳴謙大德，光於千古矣。奈何特欲過先帝之制作乎。并覩西京造太宗之影殿，東嶽置會真之宮，計其工庸，亦皆不啻中人十家之產。然於尊祖禮神則盛矣。其於邦國大計，則猶未足爲當時之急務也。臣料陛下必謂海內承平，邊隅清晏，人康俗阜，時和年豐，縱或築宮，無損於事。則臣復謂其不然也。方今疆場甫定，虜廷有姑息之虞，民俗苟完，倉箱無紅腐之積。況關輔之地，流

亡素多。近甸之民。農桑失望。雖令有司安慰。亦恐未復田產。秋冬之間。飢歉是懼。亟經營於神館。慮稍鬱於輿情。且往古廢興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在方冊。足爲商鑒者。陛下覽之詳矣。非假愚臣一二言焉。試觀自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淨無爲者之安全乎。願陛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今雖上下之人。皆知事理如此。而人人自愛。莫敢輕黷冕旒。至於左右大臣。則慮計之不從。致見疎之悔。中外百執。則慮言之難達。招妄動之尤。使忠讜之謀未行。良爲此也。惟臣出從幽介。遭遇文明。特受聖知。度越流輩。官爲侍從。身服簪裳。粗識安危之機。未申補報之効。捐軀思奮。今也其時。又安敢循默苟容。不爲陛下別白而論之乎。是以輒率妄庸。輕冒宸嚴。感發於中。無所顧避。陛下寬其鼎鑊之罪。矜其螻蟻之誠。深鑒古先。試垂採擇。無謂創一靈宮。爲一細事。而弗恤也。臣以爲興役動衆。尤係事機。不可不察也。當使鄉校之中。豪姦之黨。無所開竊議之口。則微臣之望也。天下之幸也。

論官制

孫何

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故周之會府。漢之尙書。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粲焉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事令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有吏部焉。辨考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焉。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焉。正版圖而阜財賦。有刑部焉。謹紀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焉。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部焉。繕宮室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有唐正觀之風。最爲稱首。于時封疆甚廣。經費尤多。亦不聞別分利權。特勅使額。而軍須取足。玄宗侈心。旣萌。貪地不已。北事奚契丹。北征閣羅鳳。召發旣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爲租調地稅使。雖利孔始

開禍階將構。然版籍根本尙在。南宮肅代。物力蕭然。於是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征稅多端。本于專置使額。故德宗之初。首降詔書。追行古制。天下錢穀。皆歸文昌。咸謂故事復興。太平可致。而天未悔禍。叛亂相仍。經費不充。使額又建。於是裴延齡以利誘君。甚於前矣。憲稔而下。或迫於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率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曾莫是思。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茲辰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或曰。祿百辟。贍三軍。皆是物也。臣亦有其說。夫鹽鐵者。蓋筭權山海之謂也。而物非自集。須假牢盆。戶部者。蓋均一征稅之謂也。而財非自生。須計田賦。度支者。蓋供億軍國之謂也。而粟非自行。須資漕運。但檢勾專一。相訟置之耳。今莫若精擇戶部尙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分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分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摠知帳目。分勾稽違。或曰。事有便宜行之已久。何必改作。遠師昔人。斯又非通論也。但雅俗兼資。新舊參列。則進無掊刻之慮。退有詳練之名。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周官唐式。可以復矣。茲事非艱。在陛下行之與否。

請詢訪晁李

劉隨

臣伏觀近降除書。以客省使康州防禦使李允則。特授寧州防禦使。仍放朝謝。與假將治者。恩加勳舊。事出非常。凡居將帥之臣。各勵公忠之節。竊以李允則。素懷韜略。動有機權。屢委邊防。務期安輯。不邀功以生事。無縱敵而失謀。雖古之將。無以加矣。是以行命之日。中外皆喜。必若制置軍馬。經略亭鄣。樞近大臣。成算之外。若召而賜對。詢以方略。則老將諳練。必有所長。臣又伏見太子少保致仕晁迥。端莊植性。冲澹。

自居歷仕三朝垂五十載。徊翔兩制。踰二十年。先帝寵遇便蕃。講求典禮。議論詳正。無不參預。加以繼司文柄。時謂得人。今之臺閣清流。州郡循吏。迥之論辨。所得居多。近者引年致政。斯爲達禮。五常百行。蓋無缺焉。文苑指爲宗師。朝野推爲君子。有茲儒雅之望。未行優異之恩。臣亦願兩宮聖慈。特同允則。近例賜以全俸。豐其燕居。其或朝廷將行大禮。時議大政。宰司裁成之外。特開延英。訪以經史。耆儒詳練。必有可觀。每遇萬機餘閑。溫涼得所。詳延二老。賜之從容。俾說往古治亂之因。國初經制之務。如此。則文事武備。盡美於昌朝。養老乞言。有光於古昔。尊禮宿舊。益厚時風。傳示方來。用清史冊。臣以爲文武班中功名雅望。終始一致。以至高年者。惟此二人。允謂時賢。恐須旌別。

請皇太后軍國常務專取皇帝處分

劉隨

臣輒露危言。上塵聖覽。退量僭易。甘俟顯誅。況居有道之朝。幸在得言之地。念臣出入諫署。于今八年。才識本疎。補報無狀。旣臨衰暮。合盡忠規。洪惟皇太后天資聖明。手扶宗社。爰自先朝不豫。萬機倦勤。皇帝養德東朝。選賢資善。太后預聞政事。參決居多。洎皇帝膺龍躍之期。年尙冲幼。太后承顧託之命。心如堅石。垂簾以對羣臣。盡力以報先帝。戎夷率服。華夏乂安。終始不渝。中外咸仰於國家顯隆平之業。於皇帝極慈愛之情。天地之功全。母子之道備。光耀簡冊。垂億萬年。然天下治矣。王業崇矣。皇帝長矣。太后勤矣。而猶祁寒盛暑。勞曳聖躬。一日萬機。煩於聖斷。臣聞虛心以致遐壽。澄神以保大和。欲乞今後軍國常務。並逐日專取皇帝處分。所貴清神養素。延聖母萬壽之期。內豎問安。成皇帝孝治之德。天下幸甚。微臣願畢。

臣聞左道亂俗。祆言惑衆。在昔之法。皆殺無赦。蓋以姦臣逆節。狂賊亂規。多假鬼神。搖動耳目。漢之張角。晉之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國家宜有嚴制。以肅多方。切以當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粵。編氓右鬼。舊俗尙巫。在漢欒巴。已嘗翦理。爰從近歲。傳習滋多。假託禳祥。愚弄黎庶。勦絕性命。規取貨財。皆於所居。塑畫魅魘。陳列幡幟。鳴擊鼓角。謂之神壇。嬰孺襁褓。已令寄育。字曰壇留。壇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祆法。驅爲童隸。民之有病。則門施符術。禁絕往還。斥遠至親。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飯。則云神未聽殮。率令疫人。死於飢渴。泊至亡者。服用又言餘祟。所憑人不敢留。規以自入。若幸而獲免。家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有孤子單族。首面幼妻。或絕戶以圖財。或害夫而納婦。浸淫旣久。習熟爲常。民被非辜。了不爲怪。奉之愈謹。信之益深。從其言甚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奇神異像。圖繪歲增。邪錄祆符。傳寫日夥。小則雞豚致祀。斂以還家。大則歌舞聚人。食其餘胙。婚葬出處。動必求師。劫益鬪爭。行須作水。蠹耗衣食。眩惑里閭。設欲扇搖。不難連結。在於典憲。具有章程。其如法未勝姦。藥弗瘳疾。宜頒峻典。以革祆風。當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戶。臣已勒令改業歸農。及攻習鍼灸方脈。所有首納祆妄神像符籙。神衫神杖。魂巾魂帽。鍾角刀笏。沙羅等一萬一千餘事。已令焚毀。及納官訖。伏乞朝廷嚴賜條約。所冀屏除巨害。保有羣生。杜漸防萌。少裨萬一。

答手詔條陳十事

范仲淹

伏奉手詔。今來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韓琦暫往陝西。范仲淹、富弼。皆在兩地。所

宜盡心爲國家建明。不得顧避。兼章得象等。同心憂國。足得商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行者。並須條列聞奏。副朕拔擢之意者。臣智不逮人。術不通古。豈足以奉大對。然臣蒙陛下不次之擢。預聞政事。又詔意丁寧。臣戰汗惶怖。曾不獲讓。臣聞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何哉。綱紀寢墮。制度日削。恩賞不節。賦斂無度。人情慘怨。天禍暴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成長久之業。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則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清其源。臣敢約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願陛下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一曰。黜陟。臣觀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則堯舜之明。建官至少。尙乃九載一遷。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爲帝範。我祖宗朝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擢以不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人自勵。以求績效。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而有爲也。衆皆指爲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漁尸祿。安然而莫有爲也。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爲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綱紀之壞哉。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不葺。則王者失政。賢不肖渾淆。請託僥倖。遷易不已。中外苟且。百事廢墮。生民久苦。羣盜漸起。勞陛下盱眙之憂者。豈非官失其正。而致其危耶。至若在京百司。

金穀浩瀚。權勢子弟爲占據。有虛食廩祿。待闕一二年者。暨臨事局。挾以勢力。豈肯恪恭其職。使祖宗根本之地。綱紀日墮。故在京官司。有一員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有私居待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無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循常而出者。祇守本官。不得更帶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卽與磨勘。若因陳乞。並於中書審官院。願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勾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艱難。亦有俊明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用。如今日。已前受在京差遣。已勾當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曾交割勾當。却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勾當。及三年者。與磨勘。內前任勾當年月。及公程日限。并非因陳乞而移任。在道月日。及陞朝官。在京朝請月日。並令通計。其遠官近地。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公程外住滯。或因公事。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行定奪。聞奏。如任內有私罪。并公罪。徒已上者。至該磨勘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僚中。有高才異行。多所薦論。或異略嘉謀。爲上信納者。自有特恩進改。非磨勘之可滯也。又外任善政者。著聞。有補風化。或累訟之獄。能辨冤沉。或五次推勘。人無翻訟。或勸課農桑。大獲美利。或京城庫務。能革大弊。惜費鉅萬者。仰本轄保明聞奏。下尙書省集議。爲衆所訴。則列狀上聞。並與改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有所執。取旨出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內銓。尙書考功。應京朝官選人。逐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內有事狀猥濫。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別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條

件。該說不盡者。有司比類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公家之利必興。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葺。人人自勸。天下興治。則前王之業。祖宗之權。復振於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聞奏。二曰抑僥倖。臣聞先王賞延于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爲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一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眞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其正郎帶職員外郎。并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示區別。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暇。審官院常患充塞。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遇大禮。許奏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卽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勳勞。著聞中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違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內非次移改者。卽許通計三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郎帶館職員外郎。并省府權判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不盡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爲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孤寒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差遣。并大禮合

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奏。又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祕府。覽羣書。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爲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者。一任纒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祕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也。陛下當思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等者。一任迴日。許進于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等。中第一第二等者。卽賜召試。試又優等。卽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畫時劾彈。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卽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進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祖宗之本意。副陛下慎選矣。三曰。精貢舉。臣謹按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教其所致。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于王。賢爲有德行。能爲有道藝。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天府太廟之寶藏也。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上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于廟中。以重其事也。卿大夫之職。廢旣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尙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移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之士。十無一二。況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尙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宗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興行。其取士之科。卽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取爲至要。內歐陽脩、蔡襄、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而考較精。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捍格不能創。

爲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憂棄遺。別無進路。臣請進士舊人三舉已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卷通考。互取其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年。足以進學。請逐場去留。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別問經旨十道。如不能命辭而對。則於知舉官員前講說七通者爲合格。不會經旨者。三舉已上。卽逐場所對墨義。依自來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至於終場日。須八通者爲合格。又外郡解發進士諸科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長。復考較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爲一場。旣聲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平生苦辛。卽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末學淺近。俯拾科級。旣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勿言命運。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也。豈國家之美事哉。臣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定等。等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却加封彌。更宜兩地參較。然後御前放榜。此爲至當。內三人已上。卽於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宣放。其考較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爲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爲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爲優等。墨義通者爲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等者。放選注官。次等及等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乏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注官。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

賜。四曰擇官長。臣聞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縣令。卽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其人。故歷代甚盛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否。累以資考。陸爲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蠹民。強幹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勤。天下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察列城。當得賢於衆者。臣請特降詔旨。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州五人。知縣縣令共十人。逐州知州通判。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內銓舉。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並具合入人。歷任功過。舉主人數。聞奏。委中書看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爲陛下愛惜百姓。均其徭役。寬於賦斂。各獲安寧。不召禍亂。天下幸甚。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方。必先祿厚。祿厚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業也。皇朝之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暨諸國收復。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或纔罷去。便入見闕。當物價至賤之時。俸祿不輟。士人之家。無不自足。咸平已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待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祿不繼。士人之家。鮮不窮窶。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貸債以苟朝夕。到官之後。必先來見逼。至有冒法受贓。賒舉度日。或不恥賈販。與民爭利。旣爲負罪之人。不守名節。吏有姦賊。而不敢發。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奸吏豪民。得以侵暴。於是貧弱百姓。理不得

直。寃不得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奈何。由乎制祿之方。有所未至。真宗皇帝深思遠慮。復前代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賊之吏。鎮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俸。尤更豐足。簿尉俸錢。尙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於爲郡爲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升擢。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惟聖慈深察。天下幸甚。六曰厚農桑。臣觀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旣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罰。畏刑罰。則寇盜自息。禍亂不興。是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江浙路糴米二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輦運之費。每歲共用錢三百餘萬貫文。又貧弱之民。困于賦斂。歲伐桑棗。鬻而爲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羣雄爭霸之時。本國歲飢。則乞糴於隣國。故各興農利。自至充足。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爲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壅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唯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

蘇州自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農政不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墮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卑濕積潦之地早年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塞復將爲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令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運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飢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修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軍以寧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正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軍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于喪亡我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西北強梗邊備未徹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輦轂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追奔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囂易動或財力一

屈請給不充。則必散爲羣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飢。將何以濟。贍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密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強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爲強盛。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強兵節財之要也。候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効此。漸可施行。惟聖慈留意。八曰減徭役。臣聞漢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也。今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尙繁。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天下至治。臣又觀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戶口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戶。置二十縣。今河南府主客七萬五千九百餘戶。仍置一十九縣。主戶五萬七百。客戶二萬五千二百。鞏縣七百戶。偃師一千一百戶。逐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所供役人不下二百數。新舊循環。非鰥寡孤獨。不能供役。西洛之民。最爲窮困。臣請依後漢故事。遣使先往西京。併省諸邑。爲十縣。其所廢之邑。並改爲鎮。令本路舉文資一員。董權酤關征之利。兼人煙公事。所廢公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在之邑。其所在邑中。役人却可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候西京併省稍成。倫序則行於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指揮諸道防團州。已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爲一院。公人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廳。可給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替人力歸農。其鄉村耆保。地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耆管。亦減役十餘戶。但少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九曰覃恩信。臣切觀國家三年一郊。天子齋戒袞冕。謁見宗廟。乃祀上帝。大禮旣成。還御端門。肆赦天下。曰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欲其王

澤及物之速也如此。今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督責如舊，桎梏老幼，籍沒家產。至于寬賦斂，減徭役，存恤孤貧，振舉滯淹之事，未嘗施行。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赦書內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三司、轉運司、州縣不切遵稟者，並從違制。徒二年，斷情重者，當行刺配。應天禧年以前，天下欠負，不問有無，侵欺盜用，並與除放。違者仰御史臺提點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無令壅遏。臣又聞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故有巡狩之禮。察諸侯善惡，觀風俗厚薄。此聖人順動之意。今巡狩之禮不可復行，民隱無窮，天聽甚遠。臣請降詔中書，今後每遇南郊赦後，精選臣僚往諸路安撫。察官吏能否，求百姓疾苦，使赦中及民之事，一一施行。天下百姓莫不幸甚。十日重命令，臣聞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准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十五疋絞。蓋先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搖，將以行天下之政也。今觀國家每降宣敕，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采百官起請，率爾頒行，或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海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院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究明。會法律官員參詳起請之詞，刪去煩冗，裁爲制敕。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設有施行，仍望別降敕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有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錯。斷科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見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

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卽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更改。

宋文鑑卷第四十四

奏疏

辨滕宗諒張亢

范仲淹

請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却令依舊

范仲淹

議許懷德等差遣

范仲淹

論驕卒誣告將校乞嚴軍律

韓琦

論減省冗費

韓琦

論西夏請和

韓琦

論時事

韓琦

論青苗

韓琦

答詔問北虜地界

韓琦

辨滕宗諒張亢

范仲淹

臣聞議論太切必取犯顏之誅。保任不明豈逃累己之坐。彝典斯在具察式瞻。臣自邊陲誤膺獎擢授任不次遇事必陳切見故監察御史梁堅彈奏滕宗諒於慶州用過官錢十六萬貫有數萬貫不明必是侵欺入己及邠州宴會并涇州犒設諸軍乖越不公至聖慈赫怒便欲罷去臣緣在彼目擊雖似過當別無

切害。不會有一兵一民詞訟。至於處置邊事。亦無疎虞。臣遂進諫。乞聖慈差官根勘。逐一且與辨明。未消挫辱。恐誤朝廷賞罰。又有上言張亢驕僭不公。臣亦乞根勘。辨明或無深過。如有大段乖越。侵欺入己。臣甘同受貶黜。臣所以激切而言者。非滕宗諒張亢勢力。能使臣如此竭力也。蓋爲國家邊上帥將中。未有曾立大功。可以威衆者。且遣儒臣。以經略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殺之權。使彈壓諸軍。禦捍大寇。不使知其乏人也。若一旦以小過動搖。則諸軍皆知帥臣非朝廷腹心之人。不足可畏。則是國家失此機事。自去爪牙之威矣。唐末藩鎮。多殺害逐去節度使。於軍中自立帥臣。而當時不能治者。由帥臣望輕。易於搖動之故也。今燕度勘到滕宗諒慶州一界。所用錢數分明。並無侵欺。其毀却涇州前任公用。曆勘到干連人。只稱有送官員等錢物。亦不顯入己。又是元彈奏狀外事件。所有張亢借用錢買物。事未發前。已還納訖。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銀。却留錢物准還。皆無欺隱之情。其餘罪狀。多未據實。其干連人。當盛寒之月。久在禁繫。皆是非辜。若今燕度勘問二人。既事非確實。必難伏辨。或逼令認罪。又是陛下近臣。不可辱於獄吏。或至錄問有辭。卽須差官再勘。其合干人。當轉不聊生。兼邊上臣寮。見此深文。謂朝廷待將帥少恩。於支過公用錢內。搜求罪戾。欲陷邊臣。且塞下州郡。風沙至惡。觸目愁人。非公用豐濃。何以度日。豈同他處臣僚。優游安穩。坐享榮祿。陛下深居九重。當須察此物情。知其艱苦。豈可使獄吏爲功。而勞臣抱怨。臣欲乞聖慈。據燕度奏到事節。特降朝旨。差使臣二人。齎去。取問滕宗諒張亢。如實是已犯。便仰承認。當議量情親斷。如別有緣由。亦具分析聞奏。候到見得別無枉抑。便可取旨斷遣。如有異同。卽乞朝廷別選官勘鞫。免致冤滯。其干連人。且乞指揮放出。知在臣則已有不合保此二人罪狀。乞聖慈先次貶黜。免令臣

包羞於朝。受人指笑。儻聖慈念臣。不避艱辛。尙留驅使。卽於河東、河北、陝西補一郡。臣得經畫邊事。一奏論。或補二輔。近州。臣得爲朝廷建置府兵。作諸郡之式。以輔安京師。臣之此請。出於至誠。願陛下不奪不疑。況臣久爲外官。不知輔弼之體。本是筮材。祗堪犬馬之用。若令臣待罪兩府。必辱君命。且畏人言。臣無任祈天望聖。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請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却令依舊。

范仲淹

臣竊見朝旨下陝西省罷同解乾耀等九州軍公使錢。共一千八百貫文。竊以國家逐處置公使錢者。蓋爲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還。有行役之勞。故令郡國饋以酒食。或加宴勞。蓋養賢之禮。不可廢也。謹按周禮地官有遣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此則三王之世。已有廚傳之禮。何獨聖朝顧小利而亡大體。且今瞻民兵一名。歲不下百貫。今減省得公用錢一千八百貫。只養得兵士一十八人。以一十八人之資。廢十餘郡之禮。是朝廷未思之甚也。況今來逐州使命之外。各有軍營。每年春後。邊兵歇泊。動經半年。軍中人員。並無宴犒之具。雖條貫有旬設之名。逐州每月一次舉行。軍員各給錢一百文。已來官務薄酒二升。旣無公用。更不赴筵。亦不張樂。豈朝廷宴享將校之意。州郡削弱。道路咨嗟。當全盛之朝。豈宜如此。或謂有公使錢處。收買食物。搔擾民戶。殊不知郡守得人。自能約束。如非其人。更出已俸買物。虧民愈甚。是見其小而不思其大也。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河北河東路轉運司。昨來經減廢公用錢處。並令依舊。庶協典禮。稍息物論。況朝廷用武之際。於此一事。

尤宜照管。臣等久在邊任，深知此事。近貳樞庭，豈當緘默。

議許懷德等差遣

范仲淹

臣竊見許懷德在延州，爲不進兵擊賊，及軍民虛驚，拋棄隨軍糧草，遂送永興勦。該赦釋放，授秦州部署。近又西賊侵邊，破蕩劫熟戶一千帳，不能保護，卽合重行朝典。以其在邊無效，降充永興部署。郭承祐降知相州，爲轉運使，糾奏充北京都部署。此二人一面責降，一面遷轉，天下聞之，是朝廷賞罰顛倒，取笑四方。何以激勸勳臣，何以鑒戒惰將。如王信、狄青，實有武勇，堪任管軍，亦恐未有大功，遷轉太速。祖宗朝任用邊將，賞賜至厚，使用度充足，委信至重，使生殺在己，惟惜官職，不令滿志，恐有懈惰，不思立功。實前王馭將之術也。又朝廷曾降詔，所闕都虞等，更不循環，候有邊功，除授。今却不因功勞，衝改此詔，而今後國家之命，全無信矣。惟用兵命將之令，尤要取信。繫國安危，與其它號令不同。如須合轉起，亦候過郊禮，使作該恩，方可進爵。願陛下再三思之，仍乞丁寧指揮兩府。今後議論賞罰，不可輕易，須是有所激勸，不招旁議，方可施行。臣謂國家承五代之弊，賴祖宗威德，陛下仁聖，保守四海，久無禍難。今四夷已動，百姓已困，倉庫已虛，兵旅已驕，國家安危，實未可保。惟賞罰之柄，駕馭天下，如賞罰頻失，將何以保太平之業。臣切懼之，願陛下裁擇。

論驕卒誣告將校乞嚴軍律

韓琦

臣近聞虎翼長行武贇引見日，唐突告論本指揮使關元部轄嚴緊，及將人口上京，下軍頭司取責後，並送開封府勘鞠。竊如本府勘得武贇各從杖一百定斷。臣竊以軍中之法，最爲嚴重，苟從寬弛，爲害匪輕。

其武贖既陳告部轄將校不公。自有殿前馬步軍司合屬去處。引見之際。咫尺天威。固非軍人論事之所。及將辯訊。又多誣罔之辭。蓋近年兵卒驕縱。類率如此。國家屯置師旅。衆踰百萬。一營只委將校數員。若鈐制稍嚴。便即捃拾小過。於引見之際。唐突論訴。朝廷不以大體斷之。兩皆獲罪。必恐此後兵卒將校。漸廢階級之制。但務姑息。以求無過。若一旦邊境有急。使其亡軀命而赴湯火。必不能爲陛下用也。陛下誠宜於泰寧之辰。深戒有司。凡百軍旅之事。常以訓戢爲意。有違犯者。時以重法行之。其將校苟非大過。止因部轄嚴峻。爲兵士所怨。求細事以致其罪者。亦當捨而不問。所謂懲一卒而警萬衆。去小慈而行大仁。惟陛下熟賜財詳。天下至幸。

論減省冗費

韓琦

臣准勅。以御史王素上言。乞依賈昌朝所奏。取景德至景祐年。凡百用度。靡有巨細。校計所入所出之數。省罷不急等事。蒙差張若谷。任中師并臣。與三司。同共詳所奏。定奪減省聞奏。竊以臣先監左藏庫日。朝廷亦曾差官於三司。令將咸平。景德。天聖。景祐年。支費比附。其時三司已檢尋。天聖已前帳案不足。遂下在京諸司庫務。差人監勒檢尋。亦是多不存在。甚爲騷擾。臣輒上言。若檢尋前項年分帳案。得全比附。見今來支費數多。朝廷若不能節用。乃是徒撫空文。或勘會近年帳案。但見得冗費。卽行減罷。亦不須見遠年文字。蒙下三司檢尋。終不齊足。只將近年帳案。勘會結絕了當。今陛下敦崇儉之本。沛然垂詔。以經費有度。復議均節。斯乃陛下興化致理。愛養元元之深意也。天下黎民。實蒙惠福。若又須將景德至景祐年。逐年月計度較計。必是依前虛有勞費。淹滯無成。況今西鄙設備。聚財實邊之際。所宜移茲冗用。以助兵

須豈可遷延歲時不求速效。臣欲乞將三司逐案景德年來帳籍及照證文字勘會。不必年分整齊。但見得官中交用顯有虛費。卽定奪減省聞奏。臣復觀古先哲王興儉以觀天下。必以身先。而後臣庶省分。有司率職。從上之令。猶風靡而響應之也。雖有僥倖覬覦之徒。抑制其欲。亦不敢興造怨語。動惑衆心。何則。上躬行而下知所勸也。臣愚欲望陛下飭宮掖之間。先務節儉。凡奢靡之飾。奇巧之玩。無名支賜。無度取索。一切罷之。仍詔三司與臣等計會入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取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則例。比附酌中定奪減省。臣等定奪之後。或有飛語流謗。斷在宸衷。屏而不聽。如此則縣官之用。可期充足。且內藏宜聖景福等殿庫。蓋累朝蓄聚以備非常。今或外用既節。而不絕內帑支取。卽與外庫供億糜費一同。亦望陛下深思祖宗經久之制。更務謹節。臣又以出納之用。各有攸司。冗費之弊。必能知悉。仍乞特降勅命。下三司。委諸路轉運使。副發運使。逐處知州。通判。在京諸司庫務。勾當官員。除官吏兵馬請給則例。自來已有定制。不在起請外。如有諸般用度。顯有虛費。可以減省者。卽具利害。畫聞奏。降下依勅定奪。其三司人吏有所見。亦聽經三司具狀陳述。如顯然大段減省得官中錢物。其元起請官吏。卽乞特行酬獎。臣備員諫列。誤被聖選。不避衆怨。罄竭上陳。唯冀裁擇。早賜進用。

論西夏請和

韓琦

臣聞趙元昊將納和。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不改僭號之請。則不可許。卑辭厚禮。從兀率之稱。亦有大可防者。臣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令已明白。帥臣奉詔已得便宜。又舊將漸去。新將漸升。前弊稍除。將責實效。約束將佐。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

極塞城寨。或未堅牢。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尙可憂虞。然大軍持重。奇兵夜擊。宜無定川之負也。如俟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山一帶。族帳。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而厚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爲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軍鼓行山界。不爲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糧。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業。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來內附。因選酋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爲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衄。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外臣僚。不得輒言邊事。以沮永圖。我太祖太宗。統關四海。創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以爲晚耶。契丹聞國家深長之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臣等早蒙聖獎。擢預清班。西事以來。供國寵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於矢石之間。蓋見西戎強梗未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悖亂。爲中原大禍。豈止今日之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望於納和禦侮之間。慎其處置。爲聖朝長久之慮。

論時事

韓琦

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尙以爲可慟。哭太息。豈

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也。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切覩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將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其大槩。切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爲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爲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奸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西併甘涼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覲。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則必能使元昊舉兵乎。況比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北虜之言。旣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墮其誓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西鄙於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卽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備。陛下

可以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于此。冀陛下下一寤。而急爲拯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尙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哉。彼豺狼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見預爲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爲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夜思之。朝廷若不加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臣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略。一曰。清政本。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苛碎纖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爲法。可擬進者。無而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卽出。欲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簽書而去。何暇款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材賢。自承平以來。用人以敍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近慢書之至。騷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熟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師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爲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己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爲張皇勞民。不若陰營洛邑。以爲遊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皇居壯矣。

論青苗

韓琦

准轉運及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給青苗錢。須十戶以上爲一保。三等以下人爲甲頭。每戶支錢。第五等及客戶。毋得過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餘錢委本縣量度。增給三等已上。更有餘錢。坊郭戶有物業抵當。願請錢者。五家爲一保。依青苗例支借。諸縣不得避出納之煩。致諸人扇搖。人戶却稱不願請領。如不願請領。卽具結罪狀。入馬遞申。以憑選官曉諭。如却願請。本縣干繫人別作行遣。事理稍重。具事申奏。如夏秋收成。物價稍貴。願納錢者。當議減市價錢數。比元請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錢一千。納錢不得過千三百。臣竊以國之頒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觀聽。孰不欣服。伏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謂合先王散惠興利。抑民豪奪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詔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爲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防保內下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復峻責諸縣人。不願請。卽令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却有願請者。則干繫人別作行遣。或具申奏。官吏懼提舉司勢。可升黜。又防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苟免捃拾。須行散配。且下戶見官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預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積年倚閣借貸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更增納此一重出利青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則甚難。故自制下以來。一路官吏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或願請。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

及勒干繫書手典押。耆戶長同保人等，均陪之患。大凡兼并所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逋欠，官中不許受理。往往舊債未償，其半早已續得貨錢，兼并者既有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須夏秋隨稅送納，災傷及五分以上，方許次料催還。若連兩料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給。官本因而寢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緣此煩費虛擾之事，不敢具述。去歲河朔豐熟，常平倉糴米，斗錢不過七十五，至八十五以來，若乘時收斂，遇貴出糴，不唯合於古制，而無失陷之弊。兼民實被惠，亦足收其羨贏。今諸倉有糴入，而提舉司亟令住止，蓋盡要散充青苗錢，指望三分之利，收爲己功。縣邑小官，敢不奉行，豈暇更郵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所行，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爲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遇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於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爲每歲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兼初詔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卽令諸路施行。今此三路方憂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遍差提舉官，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置使，伏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況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寬卹，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欲望聖明，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

答詔問北虜地界

韓琦

臣晚年多病，心力耗殫，日欲再乞殘骸，保此頽暮，不意陛下以北虜生事，深思預防，記及孤愚，曲有詢逮，敢不勉竭衰殘。少塞聖問，臣切以契丹稱疆北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七十餘年矣。自石晉割地，并有漢

疆外兼諸戎。益自驕大。祖宗朝屢常南牧。極肆凶暴。當是時。豈不欲悉天下之力。必與虜角哉。終以愛惜生靈。屈就和好。凡疆場有所興作。深以張皇引慝爲誠。以是七十年間。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鬪之事。至仁大惠。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敵爲恤。虜人素以久疆之勢。於我未嘗少下。一旦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聞虜主孱而佞佛。豈無強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釁端。故屢遣橫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耳。所以致虜之疑者。臣試陳其大略。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向自浙路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當契丹之盛。來與不來。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長。耕牧自足。未嘗爲邊鄙之患。向聞強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小。以數萬計。所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屬董氈。卽契丹壻也。旣恐關地未已。豈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此又契丹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漸高仰。不可爲塘泊之處。向聞差官領兵。徧植榆柳。冀其成長。以制虜騎。然興於界首。無不知者。昔慶曆慢書。所謂創立隄防。障塞要路。無以異矣。然此豈足恃以爲固哉。徒使契丹之疑也。河朔義勇民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然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舊人。十去其七。或撥入保甲。或放而歸農。得增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自虜人辯理地界。河朔緣邊。與近裏州郡。一例差官檢討。修築城壘。開濬壕塹。趙冀北京。展貼之功役者。尤衆。敵樓戰棚之類。悉加完葺。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備足。逐州兵甲器械。累次差官檢視。排垛張盤。前後非一。又諸處創都作院。頒降新樣。廣謀造作。瀆州等處。創爲戰車。此皆衆目所覩。諜者易窺。且虜人未有動作。彼無秋毫

之損而我已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徒使契丹之疑也。近復置立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雄州地控極邊亦設將屯其隨軍衣物有令兵士已辦者有令本營增置者有令官造給付者以至預籍上戶車馬騾驢準備隨行明作出征次第不可蓋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夫北虜素爲敵國設如此則積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爲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假蹇以探隨朝廷代北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實虜情無厭浸淫不已誠如聖詔所諭固不可與或因其不許虜遂持此以爲己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隲盟好蓋事有因緣而至此者乃煩明詔訪以待遇備禦之要自顧老朽夙夜思之其將何策上助聖算然臣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而不言謂之隱臣昔曾言散青苗錢不便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聞其有未協人情者實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詔問事繫國家安危言及而隱是大不忠罪不容誅矣。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祖宗以來紀綱法度率多因循苟簡非變不可也。治國之本當先預有富疆之術聚財積穀寓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始散青苗錢使民出利所得之利復以爲本但務多取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爲免役之法自上等以至下戶皆令次第出錢募人應役從來上戶輪當衙前重難故其間時有破敗者今上戶一歲出錢不過三十餘緡安然無事而令下戶素無役者歲歲出錢此則損下戶而益上戶雖百端補救終非善法又役錢之內每歲更納寬剩錢以備它用此所謂富國之術者也。且農民送納夏賦稅一年兩次納不前者始有科校之刑今納青苗與役錢已是加賦有過限者亦依二稅法科校則是一戶一歲之中常負六次科校民不勝駭矣稍遇水旱則逋負官錢流移失業是已著見。

孰敢言者。又內外置市易務。盡籠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主以得利爲功。錐刀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措手。加以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稍有違者。坐以徒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此法之苛。過於告緡。故州縣之間。官吏惴惴然。日苟一日。皆以脫罪爲幸。夫農者。國之根本也。商者。能爲國致財者也。官吏者。助朝廷之教化者也。今農者則怨於畎畝。商者則嘆於道路。官吏則所在不安其職。恐陛下不能盡知也。夫欲攘捍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功者也。此則爲陛下始謀者之大誤也。陛下有堯之仁。舜之聰。知其所誤。能改不吝。聖人之大德也。又今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謂邊事將作。富貴可圖。獻策以干陛下者。必云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耳。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薊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緣邊次邊州郡。芻糧不充。新選將官。籠勇保甲。新點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于堅城之下。糧道不給。虜人四向來援。腹背受敵。欲退不可。其將奈何。此太宗朝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致歧溝之敗也。臣愚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開示大信。達以至誠。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兩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它意。恐爲謀者之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欲隳祖宗累世之好。永敦信約。兩絕嫌疑。望陛下將契丹所疑之事。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服。可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姦諛。進用忠良。使天下悅服。邊備日修。塞下有餘粟。帑中有羨財。俟虜果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舊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陛下功德赫然。如日照耀無窮矣。如其不服。決欲背約。則令河北諸州深溝高壘。

足以自守。虜人果來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驅逐。大帥持重。以全取勝。自此彼來我往。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可前料。卽未知何時。復遂休息也。至於清野之法。則難盡事宜之際。不可率一境之民。比戶將牛馬糗糧。盡入城郭。蓋至時或有往保山寨者。或有挈家渡河者。或有留人看守莊舍者。或有就近入居城郭者。當使人得自便。方保安全。固不可按圖先定。必令入城郭而居。雖有嚴令。必不從也。在祖宗朝。屢經北虜之擾。鄉民避寇。率亦如此。願朝廷不須一一處置。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官已極品。歸榮故鄉。萬事無不足者。年將七十。宿疾在身。每思告老而去。庶全始終。比緣聖問之及。因敢一貢盡言。非嫉善。非求進用。只以自信。今天下之人。漸不敢以直言爲獻。臣實不忍負累朝眷遇之恩。猶覲狂瞽。一悟聖心。爲宗社之盛福。惟陛下加察。賜以不疑。非獨老臣幸甚。天下幸甚。

宋文鑑卷第四十五

奏疏

辭樞密副使

富弼

論河北流民

富弼

論辨邪正

富弼

論邊事

賈昌朝

請繼上奏封細陳事理

文彥博

辭樞密副使

富弼

臣今月二十二日伏奉制命授臣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以臣在病假特差閣門祇候蓋自浦贇誥勅至臣私家臣不敢捧授即時已却令蓋自浦贇回當日表敘述懇免未奉指揮問今日又蒙差降中使傳宣云此命是朝廷大用並不因人特出聖恩精選令臣須受者俯伏聽命神魂驚喪便就死所未能酬報臣本無才術驟忝榮近徒守愚直之性誤荷聖明之知尚以契丹渝約無故造端遣使馳書有割地和親之請事起忽遽遣臣報聘臣遂仗祖宗之靈慶稟陛下之聖謀再詣虜庭復修前好然亦不免增重幣噉無厭斂生民膏血之資成國朝恥辱之事臣痛恨切骨慙無面顏初欲抗於匈奴分毫不許又念彼既生隙必求用兵臣死節則至微於國則無益遂且屈意勉彊就小商量止以款倉卒之禍故忍恥辱偷活幸

望他時可以雪恥也。臣自知所幹此事。只是且救目下奔突之患。未是長久安寧之策。緣自始及末。臣皆預聞。臣每至北朝。凡通和四十來年。未嘗見者。蕃漢官臣盡見之。四十來年。兩朝人使諱而不敢說者。臣盡說之。至於兩朝理亂興亡。無不講貫。兵馬戰鬪。無不校量。以此臣所以盡見得契丹。委實彊盛。奚鬻渤海。黨項。高麗。女真。新羅。黑水。韃靼。回鶻。元昊。盡皆臣伏。一一貢奉。惟與中原一處爲敵國而已。兵馬略集。便得百萬。霈然餘力。前古不如。非是不敢南牧。只是不來爾。來之則無以枝梧。臣所以謂未是長久安寧之策者。臣知其子細故也。前史云。百聞不如一見。他人之說。皆出傳聞。臣之所陳。盡是目擊。以此知臣之所說。不可不信也。今來雖且通和。他日未保無事。則是臣向來奉使。不足爲勞。旣不爲功。豈敢受賞。所以去歲再三懇辭樞密翰林二學士者。是自知無功而不敢受也。蒙陛下察臣愚鄙。特賜開許。臣自此於是稍得安心矣。今者又蒙特出聖意。非常拔擢。臣始聞有命。汗流浹背。前二學士與臣見守官職。苦不相遠。尙不敢當。況樞府之地。號爲大用。以臣前懇所述。豈可受之。臣執性至愚。惟道爲務。不是飾讓。亦非好名。美祿高官人之所欲。但看事理。有可受與不可受爾。苟無後悔。受之無疑。禍若相隨。以死不受。今北虜雖暫通和。向去事未可知。臣若受賞。萬一他日復有變動。朝廷責使人冒賞之罪。臣斷不敢避斧鉞之誅。設或朝廷謂使人只是幹一時之事。後來不可加責。且怨重誅。其如天下公論。亦不肯放臣矣。臣畏懼公論。甚於斧鉞。臣所以累次不敢受賞功之命者。實欲逃他日斧鉞之責。公論之逼也。況自去歲再通和好。後來議者。便以謂無北顧之慮。邊鄙戒備。漸已廢弛。匈奴知我懈怠。必爲他日不測之患。臣所以日夜憂懼。寢食不遑。見今在身官職。尙恐他日不能保存。況當賞功之恩乎。縱朝廷未暇爲刷恥之計。豈不憂異時

之患且思所以備豫哉。臣今所以不敢受賞者，猶望人信臣憂懼之說，必爲戒備，或有變動，不至失事，亦臣之効也。臣若遂受其賞，則人必謂使人旣已受賞，決無事矣。是臣冒榮祿，安朝廷之心，他日變故，由臣而致也。臣每思及此，尤願終身不受爵賞，伏望陛下思夷狄輕慢中原之恥，常懷讎雪之意，坐薪嘗膽，不忘戒備。內則脩政令，明賞罰，辨別邪正，節省財用。外則選將帥，練士卒，安輯疲廢，崇建威武，使二邊聞風自戢，不敢內向。縱有侵犯疆塞，不爲深患，此乃是宗社無窮之慶。天下太平之基也。一使人不加濫賞，豈足煩陛下丁寧之若是乎。今雖上違聖意，不卽拜命，臣御感恩遇，已出萬死，不能報矣。臣愚志已定，乞更不差降中使，深恐愈瀆聖聽，益重臣罪。早來雖已具此懇盡，附中使口奏，訖猶慮有所未悉，臣爲足膝瘡腫，未任朝見，不得親對天顏，剖露肝膽，謹再具劄子奏聞，特乞矜允。臣不勝死生大幸。

論河北流民

富弼

臣昨在汝州，竊聞河北流民來許、汝、唐、鄧、州界逐熟者甚多。臣以朝廷前許請射，係官田土，後却不令請射，盡須發遣歸還本貫。臣訪聞流民必難發遣得回，旣已流移至此，又却不得田土，徒令狼狽道路，轉見失所。遂專牒本州通判張恂，立便往州界諸縣，流民聚處，一一相度，或發遣情願人歸還本貫，或放令前去別州，或相度口數，給與民田土，或自令樵漁採捕，或計口支散官粟，諸般救濟，庶幾稍可存活。內只有給田一項，違著朝廷後來指揮。比欲奏候朝旨，又爲流民來者日益多，深恐救卹稍遲，轉有死損。遂且用上項條件施行去後，方具奏聞，尋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一依奏陳事理，其後來者卽教不得給田，候春暖勸諭令歸上路後，方知其餘州軍所到流民，不拘新舊，並只用元降朝旨，盡不許給與田土。」臣其時以急

於赴召不及再有奏陳。自襄城縣至南薰門共六程。臣見緣路流民大小車乘及驢馬馳載以至擔仗等相繼不絕。臣每逢見逐隊老小一一問當及令逐旋抄割。只路上所逢者約共六百餘戶。四千餘口。其逐州縣鎮以至道店中已安下。臣不見者。并臣於許州驛中住却一日。路上之人臣亦不見者。比臣曾見之數恐又不下一二百戶。三二千口。都計約及八九百戶。七八千口。其前後已過并今未來及有往唐鄧萊州等處。臣所不見者。又不知其數多少。扶老攜幼。纍纍滿道。寒餓之色。所不忍見。亦有病而死者。隨即埋於道傍。骨肉相聚。號泣而去。臣親見而問得者。多是鎮趙邢洛磁相等州下等人戶。以十分爲率。約四五分。並是鎮人。其餘五六分。卽共是趙州與邢洛磁相之人。又十中約六七分。是第五等人。三四分是第四等人。及不濟戶。與無土浮客。卽絕無第三等已上之家。臣逐隊遍問。因甚如此。離鄉土遠來他州。其間甚有垂泣告者曰。本不忍拋離墳墓骨肉。及破貨家產。只爲災傷物貴。存濟不得。憂慮餓殺老小。所以須至趁斛斗賤處逃命。又問得有全家起離來更不歸者。亦有減人口。暫來逐熟。候彼中無災傷。斛斗稍賤。卽却歸者。亦有去年先令人來請射。或買置田土。稍有准備者。亦有無准備。望空來者。大約稍有准備。來無一二。餘皆茫然。並未有所歸。只是路上逐旋問人。斛斗賤處便去。臣竊聞有人聞於朝廷云。流民皆有車仗驢馬。蓋是上等人戶。不是貧民。致朝廷須令發遣。卻歸本貫。此說蓋是其人只以傳聞爲詞。不曾親見親問。但知卻有車乘行李。次第頗多。便稱是上等之人。臣每親見有七八量大車者。約及四五十家。二百餘口。四五量大車者。約及三四十家。一百餘口。一兩量大車者。約及五七家。七十口。其小車子及驢馬擔仗之類。大抵皆似大車。並是彼中漫鄉村相近鄰里。或出車乘。或出驢牛。或出繩索。或出搭蓋之物。遞相

併合。各作一隊起來。所以行李次第。力及大戶也。今既是貧下之家。決意離去鄉土。逃命逐熟。而朝廷須令發遣卻回。必恐有傷和氣。臣亦曾子細說諭。云朝廷恐你拋離鄉井。欲擬發遣卻歸河北。不知如何。其丈夫婦人。皆向前對曰。便是死在此處。必更難歸。兼一路盤纏。已有次第。如何得歸。除是將來彼中有可看望。方有歸者也。此已一事。並是臣親見親問所得。最爲詳悉。與夫外面所差體究之人不同。簿尉幕職官。畏懼州府。州府畏懼提轉。提轉畏懼朝省。不敢盡理而陳述。或心存諂妄。不肯說盡災患之事。或不切用心。自作鹵莽。申陳不實者。萬不侔也。伏望聖慈。早賜指揮。京西一路。如流民到處。且將係官荒閑田土。及見佃人。占剩無稅地土。差有心力向公官員。四散分俵。各令住佃。更不得逼逐發遣。卻歸河北。其餘或與人家作客。或自能樵漁採捕。或支官粟計口養飼之類。更令中書檢詳前後條約。疾速嚴行指揮約束。所貴趁此日月尙淺。未有大段死損之人。可以救卹得及。

論辨邪正

富弼

臣伏蒙聖造。擢冠宰司。雖步履尙艱。稍稍入覲。屢得寬告。踉蹌私門。然不敢安居。常思當今切務。欲伸報塞。而事頗紛綜。固非筆墨可盡。今且以一事最大者。仰塵天聽。伏惟聖慈。更賜裁察。夫君臣之道。本是一體。君者。元首也。執政者。股肱心膂也。諫官。御史。侍從。論思者。耳目也。內外羣有司者。筋肌支節。血脉也。體若具備。方能成人。爲君者。上下之官亦具而無闕。方能成國。爲國者。正如爲人之體也。人之體。一脈不和。則爲疾矣。君之國。一官不和。則爲害矣。體之不和。爲疾最大者。股肱心膂也。國之不和。爲害最大者。執政也。夫執政者。輔贊萬機。爲國大臣。日至君前。議論天下之事。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喜怒繫乎人情之舒

慘邪正繫乎朝廷之盛衰。是執政者天下之所觀望。羣有司之所師表也。執政不和。則羣有司安得而和哉。羣有司不和。則萬務安得而治哉。萬務不治。則天下之民受其弊矣。民既受弊。則國家衰亂隨之。此萬萬必然之理也。是故爲國者欲求治且安。非天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和。非中外官司皆和不可也。欲中外官司皆和。非執政先和不可也。執政者乃朝廷教令之所出。而天下治亂之所繫也。安得不和也。尙書臯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注衷善也。周武王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注夷康王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注三后周公君陳畢公也。夫三后皆當時聖賢。此足見聖賢若不和。亦不能同致其道也。且夫執政者和。則類無猜嫌。所議皆合。事必極其理。盡其善。然後行下人固悅服而稟從之。承流宣化。風動草偃。遂使天下蒙其利。則豈有不治而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昇平。而令國家享祚於數百年者矣。昔西漢陳平爲右相。周勃爲左相。勃既誅諸呂。平以勃功高。遂以右相推勃。及平對文帝決獄治粟。事有條理。勃自知能不如平。復推平爲右相也。唐太宗召宰相房喬。以杜如晦能斷大事。如晦復謂喬善嘉謀。而太宗卒用喬策。茲四相者。非用心至和。以天下爲任。安肯互相推薦。爲國遠慮如是之切。而不自爭勝邪。此乃臣前所謂執政者和。則致時昇平。使國家享祚數百年之明効也。若執政者不和。則議事之間。動有疑貳。或忿爭於官府。或辨列於君前。咸蓄不平之心。必無至當之論。假使彊自牽合。終成乖戾。互相厭苦。陰肆傾擠。門下賓朋。助爲搖撼。彼此窺伺。是非紛挐。忿逞私憾之讎。何卹公家之事。既行於下。人不悅服。而不肯稟從。淪胥展轉。遂至天下受其弊。則豈有不衰而亂者乎。其甚者。至有賈禍召亂。爲國大患。而不可救者矣。昔唐憲宗相裴度。時方鎮跋扈。度勸帝用兵諸道。叛亂者悉皆歸服。憲宗遂成中興之業。王室大

振。旣而悞用李逢吉爲相。逢吉大姦邪。嫉度功業。令門下朋黨。號八關十六子者。興造謗訕。百般中傷。以至撰作謠讖。謂度有天分。憲宗旣惑。度遂罷去。尋致河朔徐汴。再陷賊庭。王室復弱矣。僖宗用鄭畋。盧攜爲相。爭黃巢。邀請節旄。事攜以畋語至切。遂拂袂投硯而起。喧於都下。然衆議畋語爲是。攜議爲非。時又用宰相王鐸爲都統。出討黃巢。攜大不悅。益固執。不與巢節旄。只授以率府。率其意欲激黃巢之怒。使鐸功不成。以快己志。殊不以天下安危爲慮。而僖宗不明。終用攜議。巢果大怒。擁衆百萬。自嶺表橫行天下。是時大亂。無一州一縣不用兵者。俄而兩京陷沒。僖宗幸蜀。生民塗炭之極。自古無比。久之巢雖漸敗。而朱溫自巢軍投來。終移唐祚。自號大梁。茲二相者。營私徇己。用心不公。擠陷忠良。敗壞時政。或翦弱王室。或覆亡宗社。爲臣至此。隕族何償。此臣前謂賈禍召亂。爲國大患而不救者之明効也。以此足見執政者和與不和。實繫乎天下治亂之本。存亡之機也。如人股肱心膂之疾。可以喪其生也。至於諫官。御史。侍從。論思。及內外羣有司者。亦不可謂其職小而容有不和也。苟有不和。則如人耳目筋肌支節血脉之疾。安得爲其小而不治之使和平哉。周武王曰。紂有臣億萬。惟憶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三千者。舉其內。外官也。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靡禮。曰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漢劉向亦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昔賢又以烹調鼎鼐。更張琴瑟。操執轡馭。合煉藥石。設於方以爲諭者。或大或細。未有不以和爲主也。爲君者。不可不察也。不可不審其所擇也。夫內外大小之官。所以致其不和者。何哉。止由乎君子小人。並處其位也。蓋君子小人。方圓不相入。曲直不相投。貪廉進退不相伴。動靜語默不相應。如此而望議論協和。政令平允。安可得耶。安可幸而致邪。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時自泰矣。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則時自否矣。若使君子小人並位而處。其時之否泰。必無兩立之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則小人必勝。君子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萬一小人不勝。則陰相交結。互爲朋蔽。駕虛鼓扇。白黑雜糅。千歧萬轍。眩惑主聽。必得其勝。然後能已也。小人旣勝。則益復肆毒於良善。梟心虺志。無所不爲。所以自古泰而治世少。否而亂世多者。亦止乎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之所致也。小人但能亂。不能致治。若小人或能致治。則易更九聖。必不於小人道長之時。謂之爲否也。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諸聖以意象配君子。小人而分善惡。至多不可悉數也。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則不懲。夫小人者。聖賢無不鄙而惡之。故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此皆聖賢鄙惡小人之甚者也。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此謂用小人。則民叛而天降災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爲。旣與君子相反。則安可使之並處哉。所議安能得其協和哉。夫天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自古稱明王。明君。明后者。無他能。能辨別君子小人。而用捨之。方爲明矣。至於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夫前車者。後車之所望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鑒也。仲尼刪書。於堯舜大禹。皆稱曰。若稽古。傳說戒高宗。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恭惟皇帝陛下。稟上聖之資。嗣累朝之業。纘服未久。勤勞已至。更望考前世盛衰治亂之迹。近代安危存亡之機。凡於選求。力辨邪正。所喜者。未可遽用之。所怒者。未可遽棄之。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毀者。未必爲惡。人所譽者。未必爲善。仲尼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者。是也。孟子尤於進退善惡之說至詳。齊宣王問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捨之。孟

子對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踈踰戚。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夫一國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亦不可不謂之出於衆議。而不可不從之也。孟子尚以謂未可信。而進退之。猶復躬自察焉。直俟王親見其果賢。則用之。親見其果不可。則去之。此所以大防姦人朋比。毀正譽邪也。亦所以防偏見者。以丹素甘辛。而好惡之差也。蓋恐用捨或爽。則所損多也。實慎之至也。苟如是而失之者。尚恐不免。然亦鮮矣。陛下君臨天下。必不得如孟子之辭。盡聞天下所議論。若夫左右之說。及在廷諸人之語。則皆可聞之矣。然固未可遽信。而遽行。更在博詢而參校之也。所詢者。須詢於可詢者也。詢之必不肯誤陛下也。若詢及姦險浮薄不正之人。則向所謂愛憎譽偏見者。皆有焉。有之。則邪正錯亂。是非混淆。陛下至英至睿。亦莫得而辨之也。茲事雖自古聖王。亦以爲至難。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惟帝其難之。帝謂堯也。仲尼獨取堯舜。比之如天。尚以知人安民爲難。況自堯而後者哉。由是而語。陛下可不慎之。慎之又慎之。大抵有天下者。得人則治而安。不得人則亂而危。至甚則又遂繫乎存亡也。臣前所援據。特一二而已。但且欲證臣狂瞽。非臆說焉。其有在方策者。比比皆是不可彈引。陛下開卷則見之矣。惟望慎之。慎之又慎之也。臣昨蒙陛下召從僻左之外。起於衰病之中。祇是念其舊人。授以國柄。辭不獲免。夙夜驚惶。若非傍假衆賢。共成大政。則臣虛薄老朽。立見敗事。況夫四海至廣。萬機至煩。更藉天下之才。以濟天下之務。所以不避煩瀆之罪。願陛下持古鑒今。選賢與能者。乃犬馬之至誠也。惟聖情開納。則非臣之幸。乃宗廟之慶。生靈之福也。臣死罪死罪。

論邊事

賈昌朝

太祖初有天下。鑒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士兵牙校之盛。盡取其權。當時以爲萬世之利。及太宗時。所命將帥。率多攀附舊臣。親姻貴胄。賞重於罰。威不逮恩。而猶仗神靈稟成筭。出師禦寇。所向有功。自此以來。兵不復振。近歲恩倖子弟。飾廚傳。治名譽。多非勳勞。坐取武爵。其志不過利轉遷之速。俸賜之厚。禦侮平患。何患於茲。然乘邊鄙無事。尙得以自容。自西羌之叛。驟擇將領。鳩集士衆。士不素練。固難指蹤。將未得人。豈免屢易。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兵權太甚之敝也。且親舊恩倖任軍職者。出卽爲將帥。素不曉兵。一旦付以千萬卒之命。爲庸人驅之死地。此用親舊恩倖之敝也。臣以謂守方鎮者。無數更易。管軍職任。并刺史以上官秩。宜謹其所授。以待有功。如楊崇勳、李昭亮輩。皆恩倖之人。尙在邊任。宜速選人代之。此救敝之端也。陛下有意聽臣。臣請復陳當今備邊之尤竊者六事。一曰馭將帥。古之帝王。以恩威馭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故軍政行而戰功集。乾德中。詔王全斌等伐蜀。是冬大雪。太祖御講武殿。氈幄。顧左右曰。今日居此幄。尙寒不可禦。況伐蜀將士乎。卽脫所服貂裘。暖帽。遣中使馳賜全斌。此御之以恩也。又曹彬、李漢瓊、田欽祚討江南。召彬至前。立漢瓊等於後。授匣劍。曰。自副將而下。不用命者。得專戮之。漢瓊等股慄而退。此御之以威也。今每命將帥。必先疑貳。非近倖不信。非姻舊不委。錫與金帛。巨萬。而心無感悅者。以例所當得也。蓋承前一皆用例。至舉兵之際。須特出非常。然後可以動其心也。又陝西四路。自總管而下。鈐轄、都監、巡檢之屬。悉參軍政。謀之未成。事已先漏。彼可則我否。上行則下戾。雖有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也。請自今命將去疑貳。推恩意。捨其小節。責以大效。爵賞威刑。皆得便宜。

從事褊裨而下有不聽令者。以軍法論。至於筭權賦稅。供軍府庫之物。使皆得用之。太祖雖腹削武臣之權。然邊將一時賞罰。及用財集事。則皆聽其自專。有功則必賞。有敗則必誅。此所謂馭將之道也。其二曰。復土兵。今河北河東彊壯。陝西弓箭手之類。蓋土兵遺法也。且戎狄居苦寒沙磧之地。惡衣麤食。好馳善射。自古禦寇卻胡。非此不可。然河北鄉軍。其廢已久。陝西土兵。屢爲賊破。其存者十無二三。臣以謂河北河東彊壯。已詔近臣。詳定法制。宜因閱習。視其人武力兵技之優劣。又擇其家丁夫之壯者。以代老弱。每鄉爲軍。其材能絕類者。籍其姓名。而遞補之。陝西蕃落弓箭手。貪召募錢物。利月入糧俸。多就點涅。混爲營兵。今宜優復田疇。安其廬舍。使力耕死戰。世爲邊用。則可以減屯戍。而省供餽。爲不易之利。內地州縣。增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其三曰。訓營卒。太祖朝下令諸軍。毋食肉衣帛。營舍之門。有鬻酒肴。則逐去。士卒有服繒帛者。則笞責之。異時被甲鎧。冒風霜。攻苦服勞。無不一當百。今營卒驕墮。臨敵無勇。此殆素所資用之過也。舊例三年轉員。謂之落權。正授。雖未能易此制。卽不必一例。使爲總管鈐轄。宜於其間。擇有才勇。可任將帥者。授之。又今之兵器。多名詭狀。製造不精。不適用於用。虛費民力。宜按八陣之法。依五兵之用。以時教習。使啓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後相附。上下相援。令之曰。失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慮衆不爲用乎。其四曰。制戎狄。今戎狄蕩然。與中國通。北方諸國。則臣契丹。其西諸國。則臣元昊。而二虜合從。有犄角中國之勢。就使西戎來服。不免與之重賄。是朝廷歲遺二虜。不可勝計。古之備邊。西則金城上郡。北則雲中鴈門。今自滄之秦。緜亘數千里。非有山海峻深之阻。獨特州縣鎮戍爾。凡歲所供贍。又不下數千萬。以天下歲入之數。纔可取足。而一穀不熟。則或至狼狽也。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

一同中夏。吳賊據河南列郡。而行賞罰。善於用人。此中國之患也。宜度西域諸國。如沙州。唃廝囉。滅藏之族。近北如黑水。女真。高麗。新羅之屬。舊通中國。今爲二虜隔絕。可募人往使誘之來朝。如此。則二虜必憾。憾則爲備。備則勢分。此中國之利也。其五曰。綏蕃部。屬戶者。邊垂之屏翰也。如延有金明府。有豐州。皆戎人內附之地。朝廷恩威不立。撫馭乖方。比爲疆虜脅從。而塞上諸州。藐焉孤壘。蕃部旣壞。土兵亦衰。恐未有破虜之期。請令陝西諸路緣邊知州軍。皆帶安撫蕃部之名。多設方略。務在招集財賦。法令得以自專。擇其族盛而有勞者。以爲酋帥。如河東折氏。高氏之比。庶可爲吾藩籬之固。其六曰。明探候。古者守疆封。出師旅。居則有行人。覘國戰。則有前茅。慮無其審。謹若此。太祖命李漢超鎮開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陽。李謙溥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筦權之利。悉輔軍中。仍聽貿易。而免其征稅。許募勇士。以爲爪牙。故邊臣富於財。得養死力。爲間諜。夷狄情狀。無不預知。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善用將帥。精於覘候之所致也。今西鄙刺事者。所遺不過錢數千。略涉境土。盜聽傳言。塞命而已。故虜情賊狀。與夫山川道路險易之利。勢絕而莫通。夫蹈不測之戎。入萬死之地。覘伺微密。探索機會。非有東路厚賞。孰肯自効乎。願監藝祖任將帥之制。邊城財用。一切委之專使。養勇士爲爪牙。而臨戰自衛。無殺將之辱。募死力爲覘候。而望敵知來。免陷兵之恥也。

請繼上奏封細陳事理

文彥博

臣讀唐史。見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因事進諫。諫語甚切直。憲宗不悅。謂宰相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

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極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大小而必言者。蓋酬陛下拔擢耳。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之言。憲宗曰。卿言是也。由是言多聽納。臣以居易被憲宗拔擢。纔爲學士。能盡忠極諫。以報恩遇。而況臣非才。蹇進孤立。無黨獨蒙陛下誤聽。特力拔擢。位至宰相。犬馬之誠。堅於報主。然自待罪兩府。已逾二年。略無謀猷。上裨神聖。雖則日奉天顏。常親黼座。所奏覆者。率多冗細事務。常程文書。徒煩睿聽。無益治體。以此爲宰相職業。眞所謂素殮尸祿。齷齪小謹而已。豈陳平所謂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外鎮撫四夷。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之義乎。房喬杜如晦。唐之賢相。太宗猶常責之曰。公爲宰相。當須開耳目。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略。才堪撫衆者。任其邊事。有經明德脩。立性明悟者。任以侍臣。有明幹清慤。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古今。識達政術者。任以治人。此乃宰相之裨益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斯言之責。誠爲至當。臣每侍丹衷。累聞德音。常以求賢致治爲切務。推誠納諫爲至德。臣愚不能上副聖意。而陛下至仁。未忍以大義責臣。而臣獨不內媿於心乎。臣復自念。性本朴忠。言多蹇拙。幸得進對。咫尺天威。凡所敷陳。或未詳盡。臣嘗觀唐宰相趙憬奏章。欲上疏論事。其略曰。稽顙丹陛。仰對宸嚴。蹇訥易窮。邊數難辯。理詳則塵瀆頗甚。言略則利害不分。竊聞正觀開元之際。宰輔論事。或多上書。所冀獲盡情理。時德宗嘉納之。今臣之愚。猶憬之志。此後有面陳口奏。頃刻之間。或蹇訥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周。卽欲繼上奏對。細陳理道。上裨睿聖。訪納之勤。下盡微臣區區之蘊。固不敢妄陳偏見。亦不乞留中不出。惟冀聖慈。特賜詳擇。

